

徐醒民居士講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二】

雪明講習堂印行



維摩詰經十二

目錄

- 一六六、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一
- 一六七、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一三
- 一六八、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佛言……………二五
- 一六九、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三七
- 一七〇、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四九
- 一七一、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名為多陀阿伽度。名為佛陀。……………六一
- 一七二、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七三
- 一七三、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八五
- 一七四、不輕未學。敬學如佛。……………九七
- 一七五、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密。為父母想。道品之法……………一〇九

目錄

一七六、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劔。破煩惱賊。出陰界入……………	一二一
一七七、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	一三三
一七八、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	一四五
一七九、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	一五七
一八〇、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	一六九
附講表……………	一八三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徐醒民居士講 研學小組記

第一六六講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

從這一品開始，是在這一部經的一大轉變。前面〈佛國品〉由佛現的淨土，那一品講心淨則土淨。到了〈方便品〉以至於〈香積佛品〉，都是維摩詰大師幫助弘揚淨土，必須歸宗於淨土。然後在這維摩居士的室外，室外有三品，這敘述往昔(就是過去)幫助宣導這個經文都要經過佛來印許。在室內有六品也由佛印證讚許，就印許。為什麼呢？雖然無論室內、室外，維摩居士與文殊菩薩來談論佛法，都要經過佛來印證，這才成為經。這一品是〈菩薩行品〉，菩薩包括香積佛國來的菩薩，還有娑婆世界的菩薩，從香積國來的菩薩也要回去，在這一品裏面都要提到這些事情。

這一品開頭就說「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是時，就接著上面講的，上面一

品講完了之後，就在這個時候。佛說法，釋迦牟尼佛說法，在那裏說法呢？「菴羅樹園」，在這裏說法。在這裏說法的時候，「其地忽然廣博嚴事」。就在佛說法的那個園裏面，菴羅樹園的那個地方，忽然廣博嚴事。嚴就是莊嚴的，廣博就是形容那個嚴事。事就是指佛在說法，這種說法莊嚴得既廣又博，形容莊嚴的那個場地。「一切眾會，皆作金色」。一切眾，是大眾，就是聽佛說法的大眾。會，集會，一切人集會在這裏。這指人，前面講的是地方，這眾會講人。皆作金色，全部的是地也好，人也好，都做了金色。這些菩薩——娑婆世界的菩薩、香積佛國來的菩薩，現在都要去釋迦牟尼佛那裏，要去那裏的時候，釋迦牟尼佛說法的地方以及大眾都做金色。這表示維摩居士與釋迦牟尼佛，雖然維摩居士示現的是在家居士，釋迦牟尼佛是佛，兩者身分不同，但是這一切都由現出廣博莊嚴的事情，表示都是要來說不可思議的佛法。

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

阿難問，因為阿難是修小乘法門的，對於大乘佛法，他不了解，也沒有見過，所以他問：什麼因緣有這種瑞應？瑞應就是這個地方「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這個他沒有看過，所以有這個疑問。祖師注解，因為這種瑞應不是學小乘法門的人能夠了解的，所以有這個疑問。

阿難問，然後佛就答覆阿難尊者，下面經文就說了：

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遶。發意欲來。故先為此瑞應。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

佛就告訴阿難尊者，佛說「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遶，發意欲來」。是他們發意，就是發心要到我這裏來，「故先為此瑞應」，所以先為此瑞應，就是出現這樣的瑞應。這是佛告訴阿難的，就答覆阿難的問。

下面就是說「維摩詰語文殊師利」，維摩詰語就是告訴，告訴文殊師利說：「可共見佛」，我們大家可以共同的去拜見釋迦牟尼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於是與

那些大菩薩禮事供養。要來見佛為的就是證明從香積國請來的香積飯，大家吃了香飯就開悟，再者，從香積國來的菩薩也要回去。

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文殊師利菩薩就說了，「善哉」，善哉是讚美，讚美什麼呢？「行矣」，大家都去拜見釋迦牟尼佛。行矣是「今正是時」，就是現在正是拜見釋迦牟尼佛的時候。所以這個時候很重要，無論世間法、出世間法，你做那一樁事情，都要選擇最適當的時候。文殊師利菩薩說今正是時，這就是說現在大家一起去拜見釋迦牟尼佛，正是對大眾都有好處、都有利益的時候，所以今正是時。

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

這幾句經文是說維摩詰以他的神力，「神力」，神通的力量，「持諸大眾」，把在場的大眾持——執持，用手持住。「并師子座」，不但是大眾這個人，而且那個師子座都把它「置於右掌」，把大眾、菩薩還有那些座位都放在右手手掌上。然後「往詣

佛所」，往就前往，詣就到了，就到了佛那個地方。要照世間法來看的話，那要用馬，馬拉這個車子，一輛車子要四匹馬來拉，還有呢，或者坐在馬身上，這樣才能夠行動。但是這一段經文講，他不但不用四馬或者騎乘（就是騎在那個馬身上），他只用右手把那些大眾以及座位就能夠運送到佛那裏去，這就是神通，這還不是普通的神通，是最妙的一種神通。

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

「到已」，就是到了佛那裏，「著地」，就是把右手執的大眾以及那些師子座，著地就是放到地上。「稽首佛足」，稽首佛足是大家都要拜佛，頭在地上還要稍微停頓一下，稽留，稽首在那裏稽留佛足上面。「右遶七匝」，右遶遶佛，遶七匝，匝這個字就是遶圈子，遶七圈。然後「一心合掌」，合掌，就是兩手掌合起來，這表示一心。「在一面立」，然後站在一面。這個表示什麼呢？維摩居士帶領大眾到佛那裏，按照這個禮來講，先禮拜稽首佛足，禮拜之後，然後右遶七匝，遶圓圈，然後一心合掌站在一面，這是向佛致敬的一個禮數。

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遶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眾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

維摩居士那樣禮拜佛以後，接著「其諸菩薩」，跟維摩居士一起來的那些菩薩，「即皆避座」，即刻大家都避座。避座什麼呢？這個座位就是維摩居士右手持來的師子座，諸菩薩避座，就是下了座位，就不在座位上，叫避座。因為見了佛，你不能坐在那裏見佛，所以他避座。然後「稽首佛足，亦遶七匝，於一面立」。這是講菩薩。經文這個文字都是按照次序來的。諸菩薩這樣行禮之後，「諸大弟子」，就是跟釋迦牟尼佛學小乘的弟子，還有「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他也照樣禮佛的禮節，完了之後在一面立。

這個時候，「於是」，前面維摩居士以及諸菩薩、釋梵、大弟子等等，都行禮之後，世尊（釋迦牟尼佛）就接受了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這樣向佛禮拜之後，

佛就是「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如法，就是依照這個禮節、禮法那樣慰問諸菩薩。我們一般人都是如此，人家來拜見的時候，總是要慰問他，佛就是這樣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叫大家都坐在師子座上面，「即皆受教」，大家都坐，大家就照佛說的復坐，即皆受教。

這個時候佛弟子、諸菩薩去見佛拜佛之後，佛叫他們復坐，復坐之後怎麼樣呢？就說佛法給他們聽。比如《阿彌陀經》裏就講這個早晨，大眾就盛眾妙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供養他方十萬億佛這什麼意思？佛弟子供養每一尊佛，每一尊佛不是受了供養就完了，不是，受了供養，就要為大眾說法。就是我們普通人、世間人，就是不學佛的人也知道，人家送什麼禮物來，總要有所回報。那麼回報什麼呢？最好的就是用言語，說幾句對方有益的言語回報他。佛那是世故人情通達得很，所以釋迦牟尼佛對於來的那些人，叫他們各人都坐上師子座，坐好了以後呢？即皆受教，大家都接受佛的教化。

「眾坐已定」，大眾坐定了以後，「佛語舍利弗」，釋迦牟尼佛就告訴舍利弗這個

大弟子，「汝見菩薩大士」，你看見這些菩薩及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你看見他們這種神通力量所做的這些事情，你看見沒有呢？

唯然已見。汝意云何。世尊。我覩其為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

世尊問舍利弗，舍利弗答覆了「唯」這個字，就是聽到佛所講前面講的那些大事、那些神通力量，帶著諸菩薩還有師子座等等，這個都是神通力量。那麼就問舍利弗：你看見過了沒有？舍利弗說唯，看見了。「然」，然這個字，就是答覆是的意思，看見那些神通力量所做的事情，叫然。「已見」，都看見了。舍利弗答應之後，佛又問了，「汝意云何」，你的意思，你的看法如何？意是心意，你心裏想的是如何？

「世尊，我覩其為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佛問舍利弗，汝意云何，舍利弗就答覆了，先稱呼世尊，然後就說，「我覩其為不可思議」，我覩，就是我看，我一看的話，其為不可思議，這些菩薩大士他的神力所為，其為，就是神力所為。不可思議，不可思，思是心裏所想的，想也不可想，議是用議論，由言語來說

出來，也說不出來。「非意所圖」，這個不是心意所圖的，也不是「度所測」的。度，是指著心裏度量，以心裏度量也不可測，不可測度。意圖，意是想把這個神力能夠看清楚，這個都不可以的，這是非所圖、非所測。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為何香。

前面舍利弗講過了，那種自在神力不是意所圖，就是用意思來想，圖是圖謀，用意思來圖謀那個神力，沒辦法，用心理度量，也測量不了。這個時候，阿難就換一個題目，前面既然是不可圖、不可測了。現在阿難就另外就說了，「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稱呼佛說現在所聞到這個香，從來沒有聞過的，從來沒有的。這是「是為何香」？是什麼香呢？就問佛。香積國來的香飯，吃了香飯的人，身體都有香氣，這種香氣最高的境界可以薰到三千大千世界。阿難在這裏問是什麼意思呢？阿難是修小乘的弟子，因為境界不夠，所以不知道這個香是從那來的。

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

佛告訴阿難，你問這個香是從那來的呢？這香什麼呢？「是彼菩薩」，他就是香積國來的菩薩，這些菩薩全身毛孔發出來的香。這就表示吃了香飯，那個菩薩全身毛孔都發香，那麼娑婆世界的菩薩也一樣的，吃了香飯全身都發香。這說給阿難聽，阿難要了解，這個香飯吃下去，那益處太多了，所以講菩薩毛孔都香。娑婆世界的菩薩要是吃這個香飯，也一樣的毛孔都有香。這說給阿難聽，希望他能夠發大心要學菩薩法。

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阿難言。此所從來。曰。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維摩詰言。至此飯消。曰。此飯久如當消。曰。此飯勢力至於七日。然後乃消。

這一段經就是舍利弗告訴阿難，這一段話說吃了這個飯什麼時候才消。這段經文舍利弗告訴阿難說，「我等」，我們大家的「毛孔」，「亦出是香」，亦發出來這樣的香。這個阿難就說了，「此所從來」，這個香從那裏來的呢？「曰」，舍利弗就說

了，「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是維摩詰長者從眾香國取來的餘飯。這個飯是維摩詰長者從眾香國取佛餘飯，取眾香佛他吃餘的飯，還有多餘的飯取來的。取來之後呢？「於舍食者」，在維摩詰居士的房屋裏面吃了之後，這飯你問所從那來，這飯就從眾香國來的那個飯。在維摩居士房屋裏面吃了這個香飯，凡是吃的人，他的「一切毛孔，皆香若此」，一切毛孔都香，這些你所知道的、所聞到的這個香。

「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這種香氣、這個氣味，住當，應當住，久如，久如是如何久，就是有了香氣，能夠維持到多久然後才消？「維摩詰言，至此飯消。」維摩詰就答覆阿難說，你問這個香氣要維持好久，就是住當久如，維持多少時間？維摩居士說至此飯消，到這個飯香氣消了，這香氣就沒有，就不在了。

「曰，此飯久如當消」。阿難又問維摩居士，你說至此飯消，至此飯消就是說飯有形狀的，這飯，飯消呢？飯的形狀沒有了，整個就是飯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又問了，「此飯久如當消」，這個飯要到什麼時候它才消？「曰」，維摩詰就說了，「此飯

勢力至於七日」。此飯勢力，勢力，就是講飯的它有一種香的這種氣味、這個能力、力量。飯的勢力，這個在味道也好，氣這個吃下去所得的益處也好，這叫勢力。這種勢力到七天以後就會消掉了。比如說拿這個飯來講，經過七天，它味道這個香氣，普通的飯也有香氣，米飯也是，七天之後它就腐化了，腐就壞了。它的氣味、它的那個香氣都消失掉了，所以它的勢力到了七天之後，「然後乃消」，經過七天，這飯就不能吃了。

拿這個香飯，香飯從那裏出來的？是從香積佛那裏出來的，香積佛所以有這種香，五種法，五分法身出現這種香、這個飯。所以要講這一段話，就是我們要了解這個飯是從五分法身出來的，也就是從佛性裏面出來的。佛性裏面出來，這種香飯吃了之後，可以明心見性。

第一六七講

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

這一品是從〈香積佛品〉來的，所以繼續講香積國來的香飯。在這裏就講吃了香飯，什麼時候香飯才能消化呢？有這一個問題。下面就是一層一層的解釋，這個香飯是未曾有的，在娑婆世界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香飯。因此前面就把這意思詳細的說明，現在就繼續講這個香飯，它為什麼不可思議，說這些道理。

前面阿難尊者問維摩詰居士：吃了這個香飯，什麼時候才消？維摩居士就答覆，就這個飯來講，七天以後才消。怎麼消呢？這個飯的勢力，勢力就是飯的這個味道，它這個飯有顏色、有氣味，這是指勢力。七天之後，這個飯的顏色也變了，味道也變了，叫消。為什麼七天就消呢？凡是世間任何事情，七天之後都會消的，前面講這個問題，現在接著講那一種人他學佛學到什麼程度，吃了這個飯才消，這是講消化。這香飯吃了之後消化，各人有各人飯後的消化力，各人不相同的，怎麼

不相同呢？下面就講了。

他說「聲聞人」，學小乘的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聲聞人未入正位的，什麼是入正位呢？這個有苦集滅道四者，四諦。苦集滅道四諦就四種真理。這四種，是苦叫苦諦，苦諦是怎麼來的呢？集諦，由眾生做了很多招來苦諦那種事，就集，集合很多那種事情叫集。有那個集，才招來苦果，集是因，苦是果，這是世間的因果。要想把這個世間因果滅除掉，那就要講出世法。出世法，滅了世間的這個苦因，那怎麼呢？這個滅完成了，就是滅，滅道的滅，滅就是成就了，學小乘的他能證了四果羅漢了。要想得了滅的時候，你必得要修道——這個最好的道。修道是得了滅的一個因，滅是果，道是因。

前面的因果是世間的，後面滅道的因果是出世間法，所以這四諦都是講真理。這個真理，一般不學佛的人當然不知道，他連四諦什麼是苦？什麼是集？什麼是滅、道？當然不知道。學佛的人當然知道，這是基本的，學佛的基本的理論，當然知道。但是雖然知道，之後要悟，不能悟等於不知道。悟以後還要證果，還要證的。

苦集滅道，學佛的人雖然了解這個名詞、這個道理，必得要自己，比如說在世間不要造惡業，造惡業就是集，不造惡業就不會有苦果，這是世間的。你再想證出世間果的話，那就必須修道。修道怎麼修法？要修出世間的道，簡單一句話就是勤修戒定慧。必得守戒，學定工夫，然後開智慧，這才是修道。如果不是，不受戒、不守戒，任何事情都敢去做，那你是造惡業。不守戒，也就沒有定工夫，沒有定工夫，就不會有智慧的，所以修道必得要戒定慧。這在《楞嚴經》裏面講過，因戒得定，因定開慧，所以修道方法很多，但是總歸起來，戒定慧這是最重要修行入門的工夫。

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

這個四諦法，學聲聞緣覺的人可以斷見惑、可以斷思惑，見思二惑都斷除了，可以證羅漢果。但是在這裏這幾句經文講，「已入正位」，入正位是講要斷見惑才入了正位了。祖師在這裏講入正位有十六心，十六心都修滿了就斷見惑。這個十六心，祖師舉的例子不大自然了解，簡單的說有八忍八智。八忍八智是什麼呢？就是苦集滅道這四者，在欲界的，欲界的苦集滅道這個苦，苦智忍、苦集忍、苦滅忍、

苦道忍，這是四個了。再上了天，這講欲界的，在色界、無色界的不是講智忍，他講什麼呢？講類的，苦類忍、集類忍、滅類忍、道類忍。所謂忍，就把四諦的道理要悟、要修，這個不容易，要忍，把這個道理忍，忍在心裏面，一定要向這個理論來修行。在欲界的上二界，色界、無色界，同樣的要忍，但是不同的，講類忍。類是跟這個欲界一類的，這是講類忍，這分析起來有八忍，合起來有八忍。這個八忍修滿了那就是斷見惑，按照祖師注解十六心，一共有十六心來詳細的講，這裏講八忍就可以了。這就是斷了見惑，沒有斷思惑，只斷見惑，見惑在這裏就是講入了正位了。入了正位，那麼得了這個，吃了香飯，在未得正位的時候，吃了這個飯就可以入正位。吃了，未得正位的時候，也就說沒有斷見惑的時候，吃了這個飯入正位，那就是斷見惑。已經得正位，也就是已經證到斷了見惑的時候，那吃了飯以後，「心解脫」，心解脫又更進一步了，這個修行的人他的心理能夠得到解脫了，這個時候，這個飯也可以消。

心解脫，就是對於一切事情心裏不執著，這很不容易的。我們凡夫眾生在世間，

每一樁事情都執著，所以有我執、有法執，我法二執就把眾生約束得不得自由。心解脫有淺有深，雖然還不到深的時候，就淺講，只要不執著的話，那就解脫了。比如說我們人在世間，把一切事情看得開不要執著，人家好名好利，在世間跟人家爭名奪利，懂得這個道理，不要執著名利。不要執著名利，人家是人家那麼好，我修道的人不要跟人家爭名奪利，這心就解脫了不少。所以入了正位得心解脫，得心解脫的時候，吃這個飯可以消。另外再進一步的講：

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

若是「未發大乘意」，意就是心意。還沒發修大乘佛法的這個心，就是未發大乘心。「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吃了這個飯，他就會發大心，就是發修大乘心。這個時候已經發心了，那麼這個飯可以消。

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

已經「發意」，就是已經發心了，發修大乘佛法的心。吃了這個飯以後，可以

「得無生忍，然後乃消」。無生法忍，簡單的講，先說無生法，無生法就是真如實相，真如實相沒有生滅法。離開生滅法，就把這個心放在真如實相本體上面。這個不容易，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性，但是我們凡夫眾生都不知道自己有真如本性，都不知道的話，你怎麼能夠離開生滅法？真如本性雖然知道之後，這個生滅法蓋在真如本性上面，要開發真如本性，就必得要消除這個生滅法。要想把生滅法除掉，談何容易。我們凡夫眾生起心動念都是生滅法，起心動念都是為我自己，我是什麼呢？我是由地水火風四大種造成我們人的身體，有受想行識這四種心理，造成我們凡夫眾生的心。四大種是假東西，這個受想行識——我們凡夫眾生的心理，都是雜亂的心理，不是真心。所以這個五蘊，色受想行識都是五蘊，這五蘊都是生滅法。我們眾生本身的身體、心理都是生滅法，你要消除這個生滅法，談何容易。那就是說學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生滅法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消除，消除這個生滅法，就得了無生法。這裏講無生法忍，凡夫眾生在世間沒有一件事不是生滅法，這個一動念就是生滅法，所以必得要把生滅法去掉，去了之後才有這個無生法。去生滅法得這個無生法，不容易的，要忍。要把這個道理忍在心裏，難修能修，很難修行的要能夠修，

這必得有忍，把這個道理忍在心裏，才能夠成就的，這叫無生法忍。

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

得了「無生忍」，就是得了無生法忍，已經得了無生法忍，吃了這個香飯，怎麼樣呢？「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一生補處，大家念《阿彌陀經》知道，極樂世界一生補處的菩薩很多。什麼是一生補處呢？他的境界已經到了佛的地位了，但是就要等候，等候那一個時候、那一個世界要佛來教化，他到那個世界去教化眾生成佛。他在這個時候，這個境界已經到了佛的那個程度了，就是等候，等候到那裏去成佛，叫候補佛。一生補處，他這一生就能夠補，補這佛的位置。

吃了這個香飯，由入正位、無生法忍到一生補處，這個飯那有這麼大的功能呢？有這麼大的功能，大家吃香飯就好了。這個要從心來講，萬法唯心。凡夫眾生從凡夫地位學佛，一步一步學到成佛，憑什麼？憑自己有真如本性。成佛就是由本有的這個性，所以這個性是本有的，叫做本性。靠這本性怎麼成佛呢？靠本性把這個生滅法一步一步的把它清除乾淨，本有的性完全出現了，就成佛。在沒有到成佛的這

個地位，那些大菩薩，比如說就圓教菩薩來講，從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到這個等覺，這個不是由吃飯來的，要說吃飯來的話，大家吃飯能夠成佛嗎？他這是由這個本性，本有的，就把一切生滅法看破了，看破了一切生滅法，不執著生滅法，然後就能開發自己本有的真心，是這樣的道理。所以這裏的話，吃香飯引起學這部經的人來開發自己本性，開發自己本性不容易的。天台宗分成四教，最高的就是圓教菩薩，圓教菩薩看世間一切的生滅法，他都能夠由這個生滅法，然後看破了生滅法，然後就直接悟實相，悟實相就悟了自己本性。悟到自己本性，一步一步把生滅法清除乾淨，到了一生補處，到成佛。所以講到這裏必須明瞭自己有本性，然後你去一分生滅法，就證得一分本性。本性就法身，就是去一分生滅法，證得一分的法身，生滅法去乾淨了，法身完全出來了，是這個意思。

這一段經文，就是教我們學經的人要認識自己本有的佛性，這個非常重要。要開發自己本性，古人講要看破，看破什麼？看破世間一切生滅法。看破以後還不夠，放下，放得下。把世間一切法都放得下，這樣真如本性就開發出來了。這裏講吃飯，

飯的本身勢力有消的時候，吃的人什麼時候才能消化？凡是能夠消的，就不能永恆的存在，但是重要的就是說這個飯，吃的人本身，消化有變化，你要看破了，看破之後就不要執著，然後這個真心——就是真如本性，自然就出現。這個道理很深，就是學這部經的人要能夠把這個道理明白了，然後按照這道理來修，不容易。下面用比喻的話來說了。

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

譬如有一個藥，這個藥名叫「上味」，上味，味就指的這個藥，學中醫的人都知道，這個就是那一味、幾味藥，幾種藥就是幾味藥。這是上味，上味那個最好的藥。這種藥「其有服者」，服就吃藥，吃藥就是服藥。有服了這種上味的藥，「身諸毒滅，然後乃消」。這種藥吃了以後，身諸毒，身體上有很多毒，毒什麼？身體有病就是毒。以這個內科來看那一種病都是毒，毒氣發了，他就有病。外科的講身上長的瘡，長的這個一切，那些病的名字很多，這都是毒。身諸毒，內科的、外科的這些諸毒，吃了這個上味的藥，可以消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然後這個香飯

可以消。

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

「此飯如是」，這個香飯也是這樣，跟那個藥是一樣的，病人吃了藥，身體上那個毒可以消滅掉。這裏講的香飯也是這樣，吃了這個香飯，這是比喻，「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一切煩惱、諸煩惱毒，諸煩惱毒是什麼呢？貪瞋癡三毒，這個三毒，貪瞋癡煩惱，三種煩惱也叫做三毒。凡夫眾生不了解，不認為是毒，還要貪，貪求世間一切的東西，總歸起來名利，詳細的講，貪求世間無窮無盡的。貪求不到就發脾氣了，瞋恨心起來，瞋恨心一起來就像火一樣的，把你這個修行人所做的功德，一火就把它燒光了。癡，這個癡是愚癡，不明瞭，這個世間一切事情、一切道理都不明瞭，這就是三毒。凡夫眾生貪無止境，瞋恨心，一遇不如意的事情，瞋恨心就起來了，癡是什麼也不懂，所以在世間造業，造惡業。跟人相處，處處都是要損人利己，結了怨，結怨講起來太多了，這講貪瞋癡這三種根本煩惱，也就是三種毒。這三種毒，吃了香飯可以滅除。滅除前面講的三毒，那是簡說，詳細是一切諸

煩惱毒，那太多太多了，這裏吃了香飯可以把一切諸煩惱毒消除。諸煩惱多得很，諸煩惱總歸起來講貪瞋癡，詳細的講，世間那一樁事情，眾生心裏無論那一種心，都是煩惱。凡夫心裏起的妄心、雜亂心，分開來講多得數不清，這都是煩惱。有這些煩惱，那你要想把這個真如本性、這個真心開發出來，那就沒有辦法。

所以要開發本性，必得把這些煩惱要滅除。滅除的人怎麼除法？就要觀察自己的念頭，自己起了一個念頭，那裏面包含的煩惱太多了，凡夫眾生一念三千，這個念頭裏面複雜得很，就要觀察自己念頭從那裏起來的，念頭起來之後就滅掉，這就是生滅。念頭就是生滅，每一天用工夫，普通法門就是這樣，要觀察自己念頭起來之後，滅的時候怎麼滅的。凡夫這個念頭乍生乍滅，乍，就是這個一起來之後，接著就滅掉，這就是生滅法，觀自己念頭，就是觀察自己的生滅，念就是生滅。那個有觀心法門，觀心觀久而久之，那個生滅的念頭觀沒有了，那就是真心出現了。

但是這個工夫非常難，我們學佛今日之下，不學觀這個念頭，這念頭，智慧高的人他可以成功，把這些生滅的念頭把它觀消、觀滅掉沒有，但是我們普通人沒有

辦法，沒有這個工夫。那怎麼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念佛，念佛一句佛號提起來，一切的那些妄念都把它壓下去了，時時刻刻在念佛，那個妄念生滅法，時時刻刻在那裏把它壓下去。壓得久而久之，生滅法就斷了，生滅法是惑，就斷惑。但是我們普通法門，尤其是在末法時期，斷惑是太少太少，不能說完全沒有，能夠斷惑太少了。不能斷惑怎麼呢？只要每一天試試看，一炷香工夫，我們眾生都有正當的職業，在正當職業的時候，就專心做那個工作，專心做那工作也是一心不亂的，不做工作的時候，閒的時候，就提起佛號，提起佛號平常用這個佛號把妄念生滅的念頭壓伏下去，叫伏惑。工夫好的人可以把這惑斷除，得到證果的。我們普通人沒有那種工夫，惑只能壓得住，叫伏惑。伏惑伏得很久了，佛號在上面，惑在下面，到臨命終的時候，那個妄念要出來，出不來，為什麼呢？被那個佛號把它壓下去，臨命終的時候出來的就是佛號。這個時候因為沒有斷惑，需要有人幫助著助念，有人助念，自己有伏惑的工夫，這時候往生叫帶業往生。帶業往生一到極樂世界，那好了，一生成佛。

第一六八講

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佛言。如是如是。

前面講吃了香飯的人，毛孔裏都有香氣，所以阿難就「白佛」，就是啟請佛說：「未曾有也」，未曾有也，從來沒有像這樣的飯。世尊就說了，世尊這兩個字是阿難稱呼佛。為什麼未曾有呢？「如此香飯，能作佛事」，像這個香飯能夠作佛事。作佛事就是拿這個香飯，叫眾生吃了這個飯，可以得到受用可以開悟。佛事就是在教化眾生的意思。香飯，本來就一般的飯來講，人吃了飯就是能夠充飢，人不吃飯就感覺餓了，吃飯就感覺不餓了，這是一般人都知道。但是這個香飯除了充飢，它能夠叫人毛孔裏都有香味道、香氣，而且能夠作佛事，作佛事就是叫人家能夠開悟。所以阿難問的是未曾有，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功用。佛說「如是如是」，就是聽阿難尊者講香飯有這樣的功用，能夠叫人家覺悟作佛事，所以佛說如是如是。

但是除了阿難所講的這個以外，再詳細的把這個佛事講清楚，下面就是分開來講，一條一條的事情講出來。所以下面講：

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

這個分開來講，先說「或有佛土」，佛土，就是有佛教化的國土，這尊佛在這個國土裏面，「以佛的光明而作佛事」，以佛的這個光明，佛放光，比如說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在這個世界裏面放光，眾生見到佛光就能開悟，就能入道。入道就是這個道，學道不容易的，要能入道。如果只講學道，不知道道的理論在那裏，要知道道理，學道而不知道理，這個是學不好的。學道不知道理的話，那就是學不到深入的地方，那就是說他不能悟真如本性。道理的理，指的就是人人皆有的本性，所以學道要入道，入道就是要覺悟自己有這個本性。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放的種種光，眾生看見佛的光就會入道了，入道就是開悟自己有本性了。就在這個世界吃了香積國帶來的香飯，香積國是以香為主，釋迦牟尼佛在此土以光為主，就是各尊佛他教化的方法各有不同，所以娑婆世界見到佛光就能開悟，在香積國吃了香飯能夠

開悟。教化的方法，各尊佛有各尊佛的不同，方法不同的，入道覺悟才是一樣。

「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是誰有？有佛，有佛以諸菩薩，他「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佛，有這樣的一尊佛，他以就是用或者是派遣，他派遣諸菩薩，不只一尊菩薩有很多尊菩薩，而作佛事。為什麼要派諸菩薩呢？為了要教化眾生。眾生的根器不相同，而且眾生在世間多得很，所以要派遣諸菩薩。諸菩薩就很多的菩薩，來教化很多各不相同的那些眾生。那佛自己在那裏不必勞動了，自己在那裏如如不動的，他就派菩薩去代替他教化眾生，所以是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

有佛用化出來的，變化出來的，這叫化人，為佛事，來教化眾生。這個祖師注解就引用像那個須扇頭，這是照那個音翻譯出來的，既然照音翻譯出來的，可以叫做須扇頭，也可以叫做須扇多。頭和多，這個音很相近，把它翻成須扇頭也可以，翻成須扇多也可以。須扇多佛就用化人來作佛事。

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

有拿菩提樹來作佛事。菩提樹，根據鳩摩羅什大師注解，菩提樹這個樹是有的。開花結果，有的就發出香氣，或者放出光明，或者就用說法，這個樹有這麼多教化的功用。為什麼呢？釋迦牟尼佛就在這一棵樹下成道的，所以這樹叫做菩提樹。這個樹發出光明出來，可以普照世間一切的境界。它發出來香氣也是普遍的薰到各方。還有那種形色，有形狀的，色就有形的，那個色就非常微妙。怎麼微妙呢？以隨眾生所好的，就見那一種形色。而且這個樹發出說法的音聲出來，這個樹發出的音聲隨所好。音聲有很多種的，這就隨眾生好的那一種音聲，就聽到那一種音聲。這棵樹叫作菩提樹，是因為釋迦牟尼佛在這樹下成道的，所以有這麼多的眾生見到樹有這麼多的感應。有這麼多的包括聲音、形色、說法，眾生無論是看到那一種，都會悟道，都會開悟這個道，這是娑婆世界用樹來教化眾生。這裏需要研究，菩提樹有那麼多的功用，在當時有的人見得到，有的人見不到，這為什麼呢？要見到菩提樹或者一種、或者二種、或者多種，必須這個人心裏有菩提樹這些瑞相在心裏，

他才能夠感應。

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

有的時候用佛的衣服還有臥具（臥具就是夜間睡眠的時候那些被服等等）來作佛事。這個祖師注解也說了，這是在閻浮提，閻浮提就是我們這個世界須彌山南部，也就閻浮提。須彌山四周，四邊有四大洲，在南邊就是南瞻部洲，也叫作閻浮提。閻浮提王他得了佛的一件衣服，那個大衣，一件大衣。當時閻浮提那個世間有了流行病，叫作疫，疫就是流行病，閻浮提王就用那一件佛的大衣來標示出來，把大衣懸掛出來，來給大眾來看，因此大眾都歸向這一件佛的大衣，然後這個流行病自然就消除了。這裏講，祖師講注解也用這個事情，就說明佛以衣服、臥具等等來作佛事，所以就舉出閻浮提王用這衣服展現給眾生看，眾生不但消除這個流行病，而且可以從這裏悟佛法。

有以飯食而作佛事。

有佛以這個飯食，比如說香積國裏面香積佛就拿香飯來教化眾生，眾生吃了香飯就能開悟。

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

園，就是我們世間講的公園或是花園，林就是樹林，公園裏面當然有很多樹林。臺觀，臺觀是那些做的臺，在中國古時候有靈臺，有各種的高臺，觀就是一種建築物，叫作觀。用園林臺觀作佛事，這個看極樂世界就是，極樂世界有樹，這個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就是樹。臺觀，極樂世界七寶池上面、旁邊有這個樓閣等等，在七寶池上都有這些，極樂世界都有這些園林臺觀。生到極樂世界那些人民住在裏面就七寶羅網、七寶行樹都有。娑婆世界這些都具備了，其他的世界當然也有，我們娑婆世界園林臺觀都有，所以佛以這些建築物來作佛事。極樂世界那個諸寶行樹，在極樂世界的眾生一聽那個樹發出這個妙音，他就自然念佛、念法、念僧，那個功用不可思議的，所以在這裏講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

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

「三十二相」，每一尊佛都會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隨形好就是隨三十二相的，然後再衍生出來這個相好，這一共有八十種，還是隨眾生所好才有這個相好。眾生或者見到佛的一種相、二種相，或者是這眾生根機好，感應三十二相都看得到，眾生的根機沒有這麼好的時候，或者只能看到一相、二相等。隨形好也是如此，愛好那一種的相好，就見到那一種相好。所謂愛好就是心裏歡喜那一種相，他就見到那一種相。這個是講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這是隨眾生所好的，然後才看見這些相好。實際上講，佛這相何止三十二？隨形好也不止八十種。真正講來，佛相隨著佛的這個法身無處而不在，佛的法身就是本性，佛的法身那裏都是的，這是《楞嚴經》所講的「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法界是無處而沒有佛的法身，既然那裏都有法身的話，這個相好也就那裏都有。詳細的講，只要眾生能夠感應，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感應佛的相好，佛的相好隨著法身遍一切處。所以這裏講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只是概略的講法，而且只對我們世間人道眾生來講的，詳細地講，那就是無量無邊，說不清的。

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

這個佛身，就是佛的整個身體。這個虛空呢？就是佛隱藏這個身體，現出虛空這個相出來。這兩種，一是有身體，一是只現出虛空看不到身體。為什麼有時候現出身體來，有時候現出虛空出來？佛教化眾生應機說法，應著眾生的根機來說法。既是應眾生根機的時候，眾生根機太多了，每一個眾生從無始劫以來，每一生每一世，他染上的習氣太多了，這個習氣眾生各不相同，所以佛都能夠應著眾生根機來說法。在這裏簡略的講，一是身體、一是虛空。身體就包含一切的眾生所好，歡喜有，有就歡喜有形狀的，佛就現這個身體出來。眾生喜好無相的，佛就現出那個虛空出來，這就是應機說法。所以世間學佛的人，他要想學菩薩道，學菩薩道就要學佛這樣應機說法，不過眾生學佛的應機不要忘記要契理，應眾生根機是契機。尤其到末法時期，學菩薩道的人契機都會知道怎麼契，契理往往就忘記了。所以在末法時期想學菩薩道來作佛的話，必須契理契機。

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

緣就是因緣，世間的事情表現因緣很多，這裏就是簡單的講此緣。眾生應以那一種因緣得入律行，入律行，律是戒律，學佛入了律，能夠持戒律，這才能夠把道修得好。眾生就是此緣——指的各種的因緣，那一個眾生得了他所得的那個因緣，皆可以入律行。這個緣也是很多種的，得了因緣就能入律。入律的話，這就能夠開悟，這是一種。

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如是等喻而作佛事。

有佛以，以就是用，用什麼呢？「夢」，作夢。「幻」是化，幻化的幻相。「影」，身體這個影子，除了身體的影子以外，其他各種有形狀的東西都可以有影子，在這裏注重的是身的影子。「響」，發出聲音出來的響，人說話的聲音固然響，外面的境界，風有風的響，打雷有雷的響，很多，這裏只講響。「鏡中像」，照相，鏡子裏面照出人的像出來。「水中月」，水裏面可以把天上的月亮映出來。「熱時燄」，天氣熱的時候，最熱時就冒燄。這些是什麼？這些是「喻」，比喻。佛經裏面講法，不懂就講比喻，上面佛就用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用這些比喻來

教眾生開悟。

這些比喻怎麼開悟呢？這些比喻都是假法，不是真法。比如說我們學佛的人要根據佛經所講的，我們世間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假的，山河大地、虛空萬物都是假的。假的為什麼能夠叫眾生開悟呢？這就要研究了，研究佛法必須認識假的東西，就從假的東西來悟真實的道理。比如我們世間一般人，你教他認識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假的，他不承認，明明這個人是實實在在的人，台中的大肚山，明明你看的是大肚山，他看的也是大肚山，任何人看的都是一個大肚山，你說這山是假的，他不相信。

這要從學理上來分析，我們就看這個大肚山，人人看大肚山在這裏，每一天看、每一年看、長時期看，大肚山都在這裏，怎麼是假的呢？按照唯識學一分析，那就不能不相信了。唯識學講每一個眾生都有第八識，眾生除了人道的眾生以外，還有其他各道眾生。現在就講人道的眾生，人道眾生第八識，就是人人所了解的靈魂，靈魂裏面有見分、有相分，見分是無形的，相分有相有形的。這個大肚山就是人道眾生的相分聚合在這裏，這個大肚山的相分，既然是人道眾生的，怎麼我們時常看

都不變呢？我們眾生的凡夫眼肉眼看不透徹。

研究的時候才知道，我們人道眾生有生出來的人，有死去的人，生來的人把他這相分就帶過來，大肚山就有它的一分相分就帶來了。死去的人把他的一分相分帶走了，這大肚山的相分就少一分。我們人世間的眾生那一天都有生有死，這個有生有死，我們凡夫肉眼看不出來，就是大肚山有增加、有減少，看不出來，這個必得得了道證道的人，大菩薩、佛他看得清清楚楚的。佛與菩薩看清楚了，把這道理用唯識學講出來的時候，我們眾生就要相信。相信佛與大菩薩講的道理，那你就開智慧，你就能看出世間那個微細的變化。你能夠看出世間最微細的變化，然後你看世間的萬事萬物有生有滅，你就能有辦法來轉變它，你在世間就不是普通人，你在世間可以行菩薩道，可以教化眾生的一個菩薩。

認識假的，怎麼就能夠得到真法呢？認識假的以後，就不要執著假法，在世間就不要貪名圖利，就不要在世間跟一切人爭名奪利。名利，所爭的太多了，就拿名利這兩個字做代表。這樣不執著假法，不與人爭名奪利，本性就出來了，真法真理，

真理就是本性，它就現出了。所以必須先認識假法，放下假法，然後才能夠得到真實法，這才能夠成佛。

第一六九講

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

這是繼續講佛教化眾生的各種方法，前面已經講了好幾種，現在就從佛用「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

有是指的有佛，佛除了釋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其他的世界也有佛，佛是很多的。這裏講有佛用，以就是用，用言語、音聲、文字，這三種來作佛事，作佛事是度化眾生的事情。音聲，它是指講發出這個音，這音聲是什麼呢？聲比較淺，音深入、更微細。比如說講音樂，音樂是講音，音樂這個音它沒有文字，當然音樂有歌詞，除了歌詞以外，那個音調是沒有文字的，沒有詞的，這裏講音聲，就如同音樂的那個音。語言，語，這或者佛用言語，就說話，用言語來作佛事。文字呢？佛說法的時候，用文字的好像都是後來，如同釋迦牟尼佛他是用音聲、語言，三藏十二部的文字都是後來佛弟子記錄下來的，所以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時候，還是由音

聲、語言來的。這樣說起來，雖然這文字是佛弟子記錄的，但是追到原來還是佛講的，所以用這個作佛事，用這來教化眾生。

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

「清淨佛土」，佛土，是佛教化的國土，這個國土是有形狀的，這個大地，這大地不說話，它只是個土而已，所以有形狀而沒有言語的。清淨佛土，這種清淨的國土，學佛的人他有智慧，一到了這種清淨的佛土的時候，他就能開悟，也就等於聽到佛用清淨佛土來說法，這是用只用佛土的形狀，而不用言語來說法。

「寂寞無言，無說無示」，一直到「無作無為」，這些就是寂寞，那就是在很靜態的，完全是很安靜的那種狀況，沒有言語也沒有這個說（說法的說），也沒有任何表示，連這個示也沒有現出來，沒有一切作，一切無為，一切行為都沒有，這什麼呢？純粹是佛用這種方法來教化眾生，證到法身的大菩薩，法身大士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教化眾生。法身大士他教化眾生當然有用言語、用：等等，都用，有時候他不用言語，甚至於一切的行為都沒有，他來度化那種眾生——合乎這個方法的眾生，

一看到這樣的方法，他就能開悟。用這種方法來教化眾生，那只有佛，證到法身的菩薩完全用法身來說法的，法身沒有言語、文字，各種形狀都沒有，這種說法的方法，智慧最高的人他能夠覺悟，這是用這類方法來度化眾生。那就看接受教化的人他的智慧，智慧不到他不能，不了解不能悟。有了那麼高的智慧，這樣的眾生，他能一看、一遇到這樣的法身說法的話，他就能了解、就能覺悟。

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

「如是」，就指上面所講的那些方法，佛就叫著「阿難」說，「諸佛」，諸佛每一尊佛都是如此，娑婆世界的佛釋迦牟尼佛，其他世界的佛。其他世界有多少，數不清的，《阿彌陀經》裏面講六方佛，每一方佛有恆河沙那麼多，你可以想一想，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以外的世界，每一個世界就有一尊佛，佛有恆河沙那麼多，世界就有恆河沙那麼多。恆河是印度的一條河流，釋迦牟尼佛在說法的時候，經常就用恆河沙數來比喻世界那麼多，世界那麼多佛有那麼多，所以這裏講諸佛，諸佛多得就像恆河沙那麼多。那麼多的佛，這裏總說一句，他的「威儀」，成佛那

自然有那個威儀，威是威德，有那個德，表現出來就是儀。凡是那尊佛都有威儀，威德是在心裏，一般人看不出來，有這個威德表現在外面來叫儀，儀表。這種威德、威儀，還有「進止」，威儀是指佛的本身德儀現出來的，進止就是指佛的，進是有行為，止是止在那裏沒有行為。「諸所施為」，總結的一句話，威儀、進止這一切的施為。施就是施展出來的那些行為，「無非佛事」，沒有那一樁施為而不是佛事。這就是說佛他的威儀、行動有進有止一切的施為，都是教化眾生。

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

佛又叫阿難說了，「阿難，有此四魔」，有四種魔來，四種魔那四種呢？「八萬四千諸煩惱門」。這就是煩惱，四魔就是根本的四魔，就是三毒，三毒就是貪瞋癡，再加上慢，慢講傲慢。講根本的魔就是貪瞋癡慢疑，這裏講四就是貪瞋癡慢。講到大乘佛法有六種，貪、瞋、癡、慢、疑、惡見，一共六種。六種再把惡見再分開來，有五利使，這都是魔。這裏講四魔貪瞋癡三種，再加上其他的合起來，叫作四種魔。

四種魔怎麼說呢？第一種魔有二萬一千塵勞、塵垢，那麼四魔合起來的話有八萬四千魔，這是總起來講有八萬四千。總說這個魔有四魔，分起來講就是有八萬四千，再詳細講那就多了，數不清的，就是無量的了，魔就是無量。

這麼多的魔，我們不要認為魔這麼多，我怎麼沒有看到呢？沒有看到，是我們沒有學佛，沒有學這部《維摩詰經》，我們感覺不到。《維摩詰經》在這裏告訴我們，那個魔有八萬四千以外，還有數不清的那麼多的魔。這就要了解了，這麼多魔，我們不感覺的，就會受這魔的擾亂，我們學佛不覺得這是魔的話，就是被這些魔來干擾我們。所以這裏把這個魔講出來，就教我們認識這些魔，這些魔根本的就是四魔，分開來有八萬四千，再分開來就無窮無盡的。

分析這些幹什麼呢？經文就講「而諸眾生為之疲勞」。眾生學佛的人、不學佛的人，都會被這些魔來干擾得疲勞。我們在世間不學佛的人，他這個疲勞自己不感覺到，只知道疲勞很苦，我們學佛、尤其學這部經，自己要了解，我們在學佛的時候，遇到世間那些可以影響我們學佛，能夠叫我們學佛退轉，這種外面的境界來的

時候，這都是魔。把這個認清楚之後，我們在世間遇見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狀況，我們要提高警覺了，這就是魔來干擾了，我們不要受它干擾，馬上把外面那些魔，包括人、包括事情、包括一切境界，我們就不理會它，一切放下。世間那些都可以稱為魔的，都把它放下，不理會它，這就是我們學到這一段經文的時候，我們要有這個了解。

魔以它的魔法來擾亂眾生，佛怎麼辦呢？「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此法什麼法？指的就是魔法，這麼多的魔用這麼多的魔法來擾亂眾生，佛就用你這個魔法來作佛事，這個只有佛能夠做得到。用怎麼樣的魔法來作佛事呢？比如說魔是貪瞋癡慢疑種種這些，這都是魔法，分開來叫八萬四千，再分無量的，佛就以魔法來作佛事。這魔怎麼做呢？就講貪，貪是一種毒，就用貪的這個法為眾生解除這個魔。比如說眾生陷入貪的這個魔，陷入貪的魔，佛替眾生解除貪的這個魔，貪就是毒，解除貪毒。要叫一般人看，那就是要用什麼解除，這怎麼解除法子呢？佛就用貪毒來攻貪毒。你這個眾生陷入貪毒的這種魔道的时候，佛就叫這個眾生：你貪嘛，你繼續貪，

你一直貪下去。貪到後來，本來這魔是讓眾生疲勞、疲倦，佛這麼一來的時候，眾生的疲勞解除了，反而把貪毒的那個魔趕走了。

貪魔下面講瞋魔，貪瞋癡，瞋魔。瞋魔傷害自己、也傷害別人。這就拿一種動物來比喻，有一種龍，牠有毒，叫毒龍，毒龍牠這個毒氣就是由牠的瞋恨心起來的。佛就叫這個毒龍，讓牠這個瞋恨不停止的瞋恨，瞋恨到究竟的時候，那瞋恨毒沒有了，就把牠調理過來了。用這個毒龍比喻人，人道眾生那些好發脾氣的人，對人、對事動不動就發出瞋恨心出來，甚至於沒有人、沒有遇到任何事情，他自己往往也發出瞋恨心出來，這一種人就像毒龍一樣的，佛就叫這種人：好，你好發脾氣，你盡量發吧。就拿種種的誘導的方法讓他發，發到最後，瞋恨心沒有了，沒了，他的毒就解除了。毒解除，這個人他自己也不受毒的害，對別人來講，他也沒有害人了，這是佛治瞋恨心這一種魔的一種方法。

貪瞋癡慢疑這些煩惱就是毒，把這些毒分析之後，就教我們遇到任何煩惱，自己就要覺悟了，不要受這些煩惱影響我們學佛。這樣的話，我們時時刻刻來反省自

己，把煩惱這些魔認清以後，我們在世間遇見這些煩惱魔，那就用這些方法來治理。治理不是治理別人，是治理自己，自己心中要把貪瞋癡慢疑清除掉，把它除掉，這就沒有魔了。我們所以被這些魔困擾，就是自己心中有這些煩惱，這些煩惱一日不除，一日就要受這煩惱在擾亂。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眾生要認識自己煩惱從那來的，就從自己心裏面來的。學佛不把自性中這些煩惱清除掉，那什麼時候才能夠明心見性？煩惱不除，就不會明心見性的。所以認識這些魔從自己心中來的，必須自己清除心中這些魔。

經文說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此法就是用魔法，用魔法來教化眾生，用魔法來去魔。這就像醫師，醫師遇到有病的人，病人這個病有毒，他用的那個藥有毒的，這個藥讓得了有毒的病的這個人服用，這叫做以毒攻毒。這個一般人不了解，高明的醫師他懂得，這個毒就要用毒藥來治理他，就要以毒攻毒。佛經這裏講以此法而作佛事，就是如同醫師那樣以毒攻毒。醫師用毒藥來攻毒病的時候，必須病人這個病，醫師要診斷清楚，把病人這個病診斷清楚，然後才能夠用藥。診斷得不清楚，

那就不能治的，不但不能治，而且又治壞了。所以醫師用藥首先要診斷清楚，再用藥也用得準確，不能多不能少，又要合乎這個條件，他才能夠用毒藥來攻毒病。佛叫眾生以魔法來治魔的話，也是這樣，合乎用魔法來治的時候，要看眾生的根機，合乎眾生根機的話，用魔，以魔來治魔，可以有效果。不適合以毒攻毒的，以魔治魔的話，那一類的眾生，佛就不會用這種方法來治理的。所以講佛以及大菩薩法身大士，他用這個方法以魔治魔的話，佛菩薩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就等於那個醫師把病況診斷得很清楚，佛與菩薩把眾生的這個魔一看就清楚，所以他能夠對那一種眾生用那一種方法，一施展的時候，這個病就去掉，魔就去掉。

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

「是」這個字，就是講前面所說的那些方法，能夠了解前面佛所講的那些方法，那些方法有很多，到這裏做一個結論，那些方法都了解了，都能夠按照那個方法來教化眾生，這個就是「入一切諸佛法門」。不但入一尊佛，每一尊佛，你學佛的人，能夠照上面那些方法來教化眾生的話，你就是入一切佛的法門。

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為教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

「菩薩入此門者」，入門不容易的。無論講世間法、出世法，你要學這個法必須入門，門都沒有入，門裏面那些法怎麼學？所以這裏講菩薩入此門者，學菩薩道教化眾生要能夠成佛，你菩薩自己就要入門，菩薩入了佛的法門，然後他有這個法來教化眾生。菩薩入了佛的這個門，然後各位看看，「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入門的菩薩要是看見一切清淨美好的這個佛土，例如釋迦牟尼佛教化三千大千的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佛土，見到釋迦牟尼佛的這個佛土，這個佛土都是清淨美好，我們凡夫自心沒有清淨，所以看不到，如果菩薩自心已經清淨了，他看見這個娑婆世界就是清淨美好的，他看見清淨美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不因為看到清淨的佛土，他看了歡喜，也不貪慕、貪戀這個清淨的國土。不高呢，自己也不貢高我慢，貪這個喜、高，這都是煩惱，菩薩見著

清淨的佛土，佛土雖然清淨很美好，他心裏不起這些愛好的心、貪圖的心，自己更不會貢高我慢。

「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菩薩若見到一切不淨的佛土，就是我們眾生看的娑婆世界都是不淨的，看這娑婆世界都是污穢的，菩薩呢，要是看見這種不淨的佛土，不以為憂，不會因為看到不淨的佛土就感覺憂了，他不憂。不礙，這個礙是什麼呢？妨礙。看到這個不淨的土，沒有任何妨礙。這個不沒呢？如果看見這個不淨的佛土，看見那些違背一般的情況，凡夫眾生一般的情況，人與人之間正常的相處，比如說行這個禮儀，講這個禮節，合乎這個禮。如果與這個禮節違背的話，不沒，沒，就是一般人看見社會風俗不合乎正常的情況，不合乎正常情況什麼呢？教育方面，要叫學生考核老師，在課堂裏面學生可以看手機，可以不聽老師講課，這是違背常情。常情是你學生到學校來，你就是要聽老師講課，你就是要學習，你不學習，你來幹什麼？他就違背這種常情。順乎違背常情的話，叫沒，沒就陷了，陷到違背常情這種情況裏面。這只舉一樁事情，那個家庭裏面，家庭有

家庭的教育，父母教育兒女，兒女要接受，兒女不接受，這是違背常情了。贊成違背常情的話，那就陷到違背常情的這個，就像陷阱一樣，陷到這阱裏面去了。菩薩遇見這些不合乎常情的狀況的時候，他自己當然不會陷到這個狀況之中，叫做沒。菩薩自己不沒，就可以教人家不要沒在違背常情陷阱裏面。

「但於諸佛生清淨心」，這就對於諸佛生起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為了「教化眾生」，所以「而現佛土不同」。為什麼呢？就為了教化眾生，眾生的根機不同，所現的佛土有淨有穢，而有不同。

第一七〇講

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

這是〈菩薩行品〉，接著〈香積佛品〉而來的，因此這一品開始就講到吃了香積佛的香飯可以做很多的佛事，做很多的佛事就是能夠度化很多的眾生。剛才念的這幾句，就是從那裏吃香飯之後可以做佛事，繼續講這些事情。

釋迦牟尼佛就問了，「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這意思就是：你看到諸佛國的土地有若干？若干，有多少，諸佛是包括一切佛，一切佛的國，他這個國內的土地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說什麼呢？下面就講到：而虛空無若干。儘管每一尊佛他教化的國土有多少，每一尊佛的土地，比如說我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土地，三千大千世界。諸佛，諸佛就是這裏講的，就是拿諸佛這兩個字說出來，要仔細的想，《阿彌陀經》裏面講到諸佛是多得沒辦法計算的，

就像印度恆河沙，恆河裏面沙有多少？數不清。那麼多佛他教化的國土裏面有多少土地呢？這些土地算不清的。但是拿虛空來講，虛空沒有這些數目字。這個虛空也是比喻的話，我們研究娑婆世界的虛空，不是我們所看到這個虛空，這裏虛空就整體的一個虛空。那一個世界有那一個世界的虛空，把整體虛空說出來的話，這些虛空那些國土，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土有數目，虛空無數目，所以無若干也。

這虛空就這個事來講，就這個事，事實的事，它是沒有若干，沒有數目字。那為什麼沒有若干呢？這要從理上面講，理就是本性，本性是周徧法界，無處而不是，這個理也就是本性，理上面沒有這些數目字。雖然這麼說，但是就拿一般造房屋來說，造房屋當然有虛空，當然有空地，沒有空地的話，這個房屋在那裏造？造房屋要有空地，造房屋是事，空地是理，這就用比喻的話。但是就空地這個理來講，我們學佛就是要明瞭真理，也就是要明瞭本性。明瞭本性就是叫自己來研究，也同時教化眾生行菩薩道，教化眾生。也教化眾生的時候，怎麼明理呢？還是要有事實，拿事顯示出來。那就是說沒有理沒辦法建立這個事，但是沒有這個事顯不出理來。

這就是說我們研究佛經，要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教眾生也是教眾生明瞭人人皆有本性。你怎麼明瞭呢？那就是要自己度化眾生，教眾生來度化，怎麼度化法子呢？要做種種的功德，種種的功德做出來，這就是事。沒有做種種的功德，沒有這個事，沒辦法明瞭本性，這個理就在這幾句經文裏面顯示出來。

佛經含多義，這幾句話包含的意思有這麼多，那就是說我們學佛，自己要明心見性，教眾生也要明心見性，從那裏開始做？就是從世間法這上面做種種的功德。就世間法來講，我們對於一切人一切事，就從人事種種的事情方面，看出來本性。就算世間那些造作很多罪惡事情的人，我們學菩薩道、學這幾句經文，所看的那些造惡業，甚至造三途惡業的人，怎樣看待他？看待他們都有真如本性。既然都有真如本性，那不要看不起他，不要怨恨他，都要認為他這些惡人都可以教化，把他教成為好人，由好人再進一步的善人、大菩薩，最後能夠成佛。所以我們懂得這幾句經文的時候，我們看待一切人，不要怨恨他，不但不要怨恨他，反而憐憫他。看他造這些惡業，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們學這部經的人就知道，就看他造三途的惡業，

很快，一失了人身，他就墮落到三途裏面去，所以要憐憫他。憐憫他怎麼樣呢？那就是在道場裏面念佛，自己在家裏念佛，然後替他們迴向，這樣做的時候，就是叫做憐憫這些眾生。憐憫眾生自己就是有功德，自己這樣的功德，但是也不要放在心裏面，你儘管這樣去做，不要把功德放在自己心裏，這就真正修的是無漏法門。真正在那裏做佛事，佛事做法就是這樣做法，待一切人都要寬恕他、憐憫他，這就是做佛事。

下面講「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如是，就接著上面所講的「國土有若干，虛空無若干」。這就講色身，諸佛色身有若干，無論那一尊佛都有身體，這就色身有若干，這個若干是數目字也是很多。佛的色身多得就像恆河沙那麼多，所以有若干。其無礙慧無若干也，無礙慧，慧是智慧，智慧加個無礙，就沒有一切的障礙，這個智慧叫做無礙慧。無礙慧是沒有數目字，無若干。祖師就把它解釋出來了，這個諸佛色身，這是應化身，他應化的，應化身一般凡夫眾生都看得到。比如說釋迦牟尼佛，當時一般人都能看到，這就是應化身。無礙慧呢？這

什麼身呢？就真實的報應身，這是真實的報應身，那個可不是一般凡夫眾生能看得到的。就像〈讚佛偈〉「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前面講「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後面講的就是報應身。那個報應身，我們念偈頌只是念念而已，我們只能心裏想像，你要看，看不到，我們凡夫眾生肉眼看不到的。要用比喻的話，我們人就像地上螞蟻，看一個人，螞蟻看人，牠看不到人的身體。我們凡夫眾生看佛的真實報應身，我們是看不到的。所以這兩句上面講的是應化身，下面是真實的報應身。所以這是應化身的有若干，應化身的這個佛有多少？有數目字的，真實的報身無數的。這個就是這兩句話分出來兩種身，就明瞭了。

這兩種身，這是應化身跟報應身裏面顯出來的，報應身，有應化身才能顯示出來，沒有應化身，報應身顯不出來。那麼要研究這兩句話，那就是從色身來往裏面研究。這是告訴我們研究方法，我們必得從應化身來研究、來看這個無礙智慧身。不但如此，我們在道場裏面看見佛像，看見佛像你就是看到了佛的報身。再進一步的講，看到報身就看到佛的這個法——真法界的法身。所以印光祖師講看佛像不要

認為這是佛像，這是佛就在這裏。既是佛在這裏，那就要恭敬了，至誠感通，用至誠恭敬心，就能從佛像感應到在常寂光的那個真佛。這樣我們念佛的人見到阿彌陀佛的佛像，提起阿彌陀佛的一句名號，懂得這個理的時候，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就在眼前，所以這要至誠恭敬心，就能有這種感應。你要好好把這兩句經文研究之後，就能看見真佛。下面又叫阿難說了，

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

佛又叫阿難說了，「諸佛色身」，還有「威相」，威相是威儀那個相。「種性」，種性講法有很多，其他不必說，就講兩種：一是性種性，二是習種性。性種性指的就是本性，習種性就是學習種種的法門開發這種種性。種性這個種就是種子，種子能夠生出萬法出來，所以性種性它是如如不動的，完全是靜態的。但是習種性呢？佛要度化眾生，只講性種性，那眾生不了解，必得要講習種性。習種性就有很多法

門來教眾生學習，眾生學習這些法能夠了解性種性，他就能夠成就，能夠成佛。這是講兩個種性。

「戒、定、智慧」，就是戒、定、慧。學佛必須受戒持戒，這個戒學好就有定工夫，有了定工夫就能開智慧，所以這裏講戒、定、智慧。還有「解脫」，解脫什麼？是比喻的話，就是用一個繩子把身體網綁起來，這是比喻的話。眾生被種種煩惱繫縛了，這就是不得解脫。眾生被什麼東西繫縛呢？煩惱。眾生都是迷惑顛倒的，有了迷惑顛倒的話，就造種種的業，造業之後就受苦報，惑業苦。惑業苦就把凡夫眾生，就比喻用一個繩子把他網綁起來。惑業苦是無形的，用繩子網綁那是比喻的話，眾生被惑業苦網綁了之後，不得自由。不得什麼自由？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要想脫離六道的生死輪迴，那就必須明瞭惑業苦，不要再迷惑，不要再造業，就沒有苦報，這就是解脫了。

「解脫知見」，解脫，自己明瞭惑業苦，完全是沒有，解脫了，自己知道，知道自己解脫惑業苦，然後他教化眾生，就那個解脫知見來度眾生，一方面自己知道，

真修行人要了解這個。有一些人他自己沒有解脫，他說他已經解脫了，他說那解脫，要看他的行為，一絲一毫都沒有解脫，他講解脫，別人看得出來，他在世間還是跟人家爭名奪利，做出的事情都是惑業苦。解脫知見的時候，那就是他一切的言語行為為自己知道，來教化眾生，也是完全用解脫的那種境界做出來，這叫解脫知見。

「力，無所畏」。力，是佛的十種力，叫做十力。這十種力量不能細講，成了佛的人這種大智慧，能夠看到世間的一切事情，有道理沒有道理，我們凡夫眾生看不出來，佛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凡夫眾生不但看不出來，而且所做的事情都是違背道理的。佛不是這樣，佛把世間的一切人事地物有道理沒有道理，看得清清楚楚，然後有這種能力，度化眾生能夠普度眾生。

後面有合起來有十種大力，這個不能夠細講，這講力無畏。力是十力，無所畏呢？佛說法像獅子吼那樣的，獅子在印度來講是萬獸之王，獅子一吼的時候，那些動物都被降伏住了。佛有四無畏，四種教化眾生，那一種眾生，佛都教化他而無所畏。為什麼呢？佛有一切的智慧，有了智慧，教化他無所畏的，沒有任何畏懼的事

情。再呢？佛已經一切有漏的事都盡了，都是無漏的，所以一切有漏都盡了之後，他是無所畏，他有正確的智慧，所以他是無所畏。再就是沒有一切的障礙，凡夫眾生處在世間的障礙太多了，佛沒有一切的障礙，既然沒有一切障礙，而無畏，沒有任何畏懼。佛的這個，就是講到說法無畏、漏盡無畏，再就是障礙這個道理已經盡了，也無畏。再就是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無一絲一毫的畏懼，都沒有，叫四無畏。

「不共之法」，不共之法有十八種，叫做十八不共法。這是專門佛這一個不共，為什麼不共呢？不與二乘或與菩薩共的。這個十八種法完全是佛的這種境界，這十八不共法，不能說每一種法都講，開頭就是講佛的身體的動作、口裏說法、心理的意思沒有任何過失。中間就不必講了，講到最後，佛能夠徹底的知道過去、現在、未來，這一切佛都知道徹底。過去、現在、未來，我們凡夫眾生誰能知道？二乘也知道不透徹，菩薩沒到佛這個地位的時候，他也不能夠完全了解。就如我們凡夫眾生來說，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忘記了、不了解了，未來誰知道？就拿現在的事情，現在世間的好人壞人，好人做的事情，壞人做的事情，我們凡夫眾生分不出來，不

了解。現在都不了解，過去也不會了解，未來更不了解。只有佛完全了解，完全了解，佛來度化眾生，那可完全是契理契機。所以這個十八不共法，中間那就不必講了，開頭、最後都是佛不共，不與二乘、不與菩薩共有的，這個法就只有佛獨有的法，叫十八不共法。

「大慈、大悲」。慈悲，只有佛把慈悲這兩個字加上大字，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佛的慈悲無盡的。慈是給眾生的一切樂，悲是拔眾生的苦，一般學菩薩道的菩薩，也是要給眾生拔苦與樂，但是只有佛才究竟，所以叫大慈大悲。

「威儀所行」，威是佛的威德跟道德，顯出來的這個儀，德是在內在，內在表現出來的這個儀，儀就有形式的。這個威儀所行，佛的威儀不論在什麼時候，也無論在什麼地方，這個威儀所行都是，行就是表現出來，無論在大眾之中，或是佛在自已單獨的在一個地方，都是威儀。這跟我們一般凡夫眾生不一樣，凡夫眾生學道，在大眾之中也可以表現出來，在無人之中、單獨的，那就不見得有威儀了，佛不是這樣，佛不管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所行都是表現威儀。

「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這個佛的壽命、說的法教化眾生、成就眾生，佛教化出的一定有成就，就成就眾生。「淨佛國土」，佛把他教化的這個國土就清淨。「具諸佛法」，這一切佛法都能具，完全都是具備，具諸佛法。「悉皆同等」，上面所講的從大慈大悲到淨佛國土，都是具諸佛法。一尊佛是如此，每一尊佛悉皆同等，無論那一尊佛都是跟上面所講的同等。也就是釋迦牟尼佛具備這些法，其他的那一尊佛都是具備，所以佛佛道同，佛佛道同就是任何一尊佛都是同等。這就是成佛，每一尊佛都是這樣同等。都是同等，所以我們學佛就要學佛具備這些同等法，然後學佛才能學得好。了解這個同等，然後才能學佛普度眾生，就拿這些法，從佛那裏學來的來自度自己，也度化眾生，這就是學佛。就必須這樣的學法，這才是對眾生、自己無分別，不要有任何的分別，把所有的眾生，根據佛這樣的法來度化眾生，這個自度度他，才能夠實際來學習。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第一七一講

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名為多陀阿伽度。名為佛陀。

菩薩這一品，開頭就是維摩詰居士、文殊師利，還有從香積佛國來的諸大菩薩，他們一起到釋迦牟尼佛那個地方，去拜見釋迦牟尼佛。見了釋迦牟尼佛就說吃這個香飯可以作佛事，釋迦牟尼佛就把這個道理詳細的說明。

說到後來，凡是佛都有同等的那些道德，這些道德總歸起來有三個名稱，這三個名稱就是剛才念的這三種。這三個名稱，第一個是「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翻成中國的意思就是正徧知。正呢，這個佛的智慧是正智，絕對沒有邪智的。徧呢，佛的智慧周徧法界，無處而不是佛的這種智慧。知，知是覺悟的意思。佛比喻眾生如同睡眠作夢一樣的，眾生從無始劫以來就是在夢中不醒，佛就教眾生能夠醒過來，這就是覺，正徧知就是這個意思。這個正徧知，每一尊佛都是具有正徧知的。

下面講「名為多陀阿伽度」，翻譯過來叫作如來。如來，我們普通都知道如來，

那所知道的只是一方面的意思。這裏講得很完全了，祖師注解就說翻譯過來就是如來，什麼如來？如法而來，法就是佛法。如法而來，如法而去，這來、去都是根據這個法有來有去。再這個如，如與佛這個心，佛的心就是真心，就是真如本性。這個如，前面講來去，這裏講來去都是與佛的本性相合。祖師注解叫冥合，冥合就是不用言語，不用心的想，他這個來去跟本性自然的相合。這是講如來這個意思。

「名為佛陀」，名叫佛陀，佛陀的意思翻成中國的意思就是覺，覺悟的覺。這個覺是有兩種，一個是四諦的覺，四諦就是苦、集、滅、道。苦怎麼來的呢？就造的業集合很多這個業，然後得了苦果。滅道呢？滅是修道修成功了，證到這個果，你要證到滅這個果，滅就是把苦集——這兩個世間的因果，都把它解除了，解除你要得證到了這滅，你要怎麼證到這個滅呢？要這個道，就要修道。修道是因，滅是果，就是苦、集、滅、道。把苦、集、滅、道這個道理覺悟了，這是一種覺悟。再呢就是對於一切法都要覺悟，一切法就不只四諦法，那就太多了，涵蓋一切法，一切法的覺悟。這是覺要覺得徹底，一切都覺悟，四諦法要覺悟，一切法統統要覺悟，有

一法不覺悟，那就不徹底。佛對這個覺，對無論那一種法，佛都是覺悟的。凡夫不同，我們凡夫對於這個法不覺悟，二乘他覺悟只覺悟一點點而已，不多，菩薩覺悟只覺悟一部分。二乘就是聲聞緣覺，他覺悟的就是二乘的法，菩薩階位有很多，覺悟一分就進一分的境界，所以把一切法都覺悟，全部都覺悟了，那就成佛，到佛的地位才是覺一切法。

佛有這三句，就可以把佛的道德能力（能力是佛有十種能力），佛的道就跟那個本性一樣的，無處而不是，就用這三句名稱解釋佛的這個道。這三句要想把它解釋清楚，那可以說是非常難的，這個難是凡夫眾生、二乘、沒有成佛的那些大菩薩，都沒辦法把佛這三句名號講得清楚。

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

釋迦牟尼佛又叫「阿難」說了，「若我廣說此三句義」，若要我廣說，就詳細的說，把這三句的義理、意義說清楚的話，「汝以劫壽，不能盡受」。劫壽，我講三句意義，你的壽命有一劫那麼長也聽不完，不能盡受。不能盡受，我在講你聽不完的。

劫壽就假設阿難的壽命活到一劫那麼長，一劫算起來太長了，這不必詳細講，這一劫你就是活了這麼長久的壽命來聽我講這三句的義理，你也聽不完。

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

「正使」就是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其中眾生「滿中眾生」，滿三千大千世界裏面的一切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這些眾生都像阿難多聞第一。阿難在佛的弟子之中，他是多聞第一，那麼這些眾生都像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念總持，把聞佛所講這個道理都能總持不要忘記。「此諸人等」，這些滿中眾生，「以劫之壽」，各人以一劫那麼長的壽命，「亦不能受」。

這個要注意的是什麼呢？三千大千世界滿滿的那些眾生，這些眾生經文裏面講皆如阿難多聞，阿難他在佛弟子之中雖然是多聞第一，但是他是小乘弟子，不是菩薩。所以如同阿難學小乘法門弟子，小乘什麼呢？一是聲聞緣覺，再就是辟支佛，辟支佛是中乘，這個在二乘聽不完。但是菩薩呢？菩薩不是普通菩薩，小菩薩還是

跟阿難這樣的聽還是聽不完，大菩薩他已經證到法身了，他可以聽得盡。

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

佛又告訴阿難「如是」，就上面所講的這個道理，「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就是這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成華文，就是中國的文字，無上正等正覺，每一尊佛都是如此。這個無上正等正覺，「無有限量」，沒有限量的。有限量那就是有漏法，有漏法就是有生有滅。無有限量就指的真如本性來講的，真如本性不能用數目來講，本性那裏有數目字？沒有數目字就是無有限量，就沒有數量的。這個無有限量，講到「智慧辯才」，「不可思議」。佛的智慧辯才，佛的智慧，佛有十力——十種大的力，這個力就是智，十種智慧，這種十智，佛就有。辯才，佛的辯才也是不是一般學佛的人能夠具有的，這都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就是說佛的量（能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不能用言語來解釋、用心裏想，心裏想也想不通，所以叫不可思議。

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為多聞。

阿難稟告釋迦牟尼佛說：「從今已往」，就是從今以後，我不敢自己說是多聞了。原來佛弟子之中我是多聞，現在到以後，我不敢說我是多聞了。

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為最多聞。非謂菩薩。

釋迦牟尼佛就告訴阿難，你不要退轉了、退意。為什麼不要退意呢？我只說你在聲聞之中是第一，我沒有說菩薩。你在聲聞中是第一，當然在菩薩之中不能算第一。雖然在菩薩中不能說第一，你現在沒有發心學菩薩，你還是聲聞，聲聞第一，這是事實。你能夠保持聲聞多聞第一的話，以這個基礎，你再發心學菩薩，那當然就是又可以多聞了。

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

「且止」，是根據前面阿難講的，從今以後不敢說多聞，佛就說你且止。且止什

麼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你是不了解菩薩他這個道德能力有多大，你當然不能了解。「其有智者」，凡是有智者的話，不應當來限度，限就是有限的，來度就是來揣測，揣測諸菩薩。有智者都不應該拿有限的觀念，認為諸菩薩有限度，你這個聲聞弟子，你當然不能夠限度諸菩薩。

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

菩薩不可限度，下面就提出來用比喻的話，比如「一切海淵」，海是大海，淵是那個水淵，海的深淵。「尚可測量」，這個海不是指的我們地球上這個海，地球上以太平洋、有大西洋，一共有幾個大洋，印度洋等等，這個海是指須彌山旁邊四周的大海。那個大海，我們地球上這些海洋跟那大海相比，那真是不能比的，我們地球上大海跟那個大海、海淵來相比，這小得可憐，太小了。那個大海就是尚可測量，那當然大得不得了，還可以測量的。菩薩智慧，「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菩薩禪定，學菩薩都有禪定的，禪定就指定工夫，有禪定，然後

就發出智慧。總持辯才，這個禪定智慧，菩薩得了以後就不會失掉，禪定智慧不會失掉就是總持，得了這個也就得了。還有辯才，一切的功德不可量，不可測量。辯才指智慧無礙的辯才，這個無礙的辯才在經文的文辭，經文造句的文句，這是辯才無礙。再呢，經文的義理也是無礙，再就是他的詞章，經文的章法沒有礙，這是說法是無礙，這就是辯才無礙。這一段經文就是說菩薩他的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皆不可量，量就是測量，都不能測量。

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

佛又告訴阿難，「汝等」，就是指修聲聞緣覺，那就是辟支佛。你們「捨置菩薩所行」，你們沒有修菩薩所行的那些法。

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

這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的神通力量，維摩詰所現這個「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

支佛」，就是修小乘的、中乘的這些弟子們。「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你們這些聲聞辟支佛，就是在百千劫的那麼長的時間，盡自己的能力來變化，這樣的話，你也不能夠作。作就是前面講的那些作佛事，這裏講神通，維摩詰居士所現的神通，你也現不出來。

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

「爾時」，就在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維摩詰居士一時所現神通。這些從眾香國來的菩薩，「合掌白佛言」，然後跟釋迦牟尼佛說，「世尊」，就是稱呼釋迦牟尼佛的。「我等」，就是講眾香國那些，我們這些人、這些菩薩。「初見此土」，見娑婆世界這個佛土。「生下劣想」，這個是什麼呢？當初眾香國的菩薩要到娑婆世界來的時候，香積佛告訴這些菩薩到娑婆世界不要生下劣想，就是不要看不起娑婆世界的菩薩，所以在這裏他們自己說，我們到娑婆世界來生了下劣想。生了下劣想，「今

自悔責」。悔責什麼呢？沒有聽香積佛所告訴的不要生下劣想，而今生了下劣想，所以懊悔，自己責備自己。責備自己「捨離是心」，香積佛告訴他不要生下劣想，他那個心下劣想生出來了，捨離香積佛告訴他那個心。

「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那些菩薩就說了，為什麼呢？捨棄生下劣想，香積佛告訴他不要生下劣想，他們現在生了下劣想，為什麼呢？現在解釋。「諸佛方便」，諸佛，凡是成佛的，無論那一尊佛，他都有方便法，行方便法是不可思議的。他這個方便是為了度化眾生，所以「隨其所應」眾生，是那一種的眾生，佛就隨著眾生的根器，就現出來那一種的國土。諸佛既然隨眾生現出的國土，當然各尊佛所現的土不相同，所以「現佛國異」。既然佛方便的隨眾生現出的國土不相同，在這個國土之內的菩薩當然也不相同。他們認為看見娑婆世界這個國土裏的眾生、這些菩薩有高有下不相等，這是他們看見，這是想錯了，不應該認為娑婆世界的菩薩有高的有低的，現在覺悟都是平等的，所以他們感覺就是很悔，自己懺悔。

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

「唯然」，唯，是講他上面自己所感覺的生了下劣想，不了解佛現的佛國有不同，也認為菩薩也有不同的，所以唯然是這個話一轉。話一轉過來，他稱呼釋迦牟尼佛說「世尊」，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願意釋迦牟尼佛賜給少法，願意釋迦牟尼佛賜予少法。為什麼呢？「還於彼土」。他回到香積佛那個國土，「當念如來」。回到香積佛國——他本國的國土之後，當念如來，把釋迦牟尼佛所賜的法帶回到香積國去，使香積國的眾生當念如來，念什麼呢？念釋迦牟尼佛的功德。

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

佛告訴香積國來的菩薩們，你們請少法。那釋迦牟尼佛說，「有盡無盡」無礙「解脫門，汝等當學」。這個有盡，盡是有法，有種法可以盡的。這表示佛法有事有理，可以盡的就是講事，無盡的呢？就是無法可盡，沒有那個法可以盡的，就無盡的，這表的是理。就是有盡無盡的，講一些事情就有盡，講那個理是無盡的。無礙解脫門，無礙是沒有一切的障礙，解脫就是什麼？就是煩惱，一切煩惱約束了身心

不得自由，解脫的話，就把這一切煩惱都是解除，這是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你們大家要學，學有盡無盡無礙解脫這些法門。有盡的那些法都是生滅的，無盡的那就是無生了，沒有生滅法了，把生滅法都滅了，叫無生法。這是真正的解決了脫生死，就是講要了解有盡無盡。

第一七二講

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這是〈菩薩品〉，從眾香國來的菩薩現在維摩居士那裏談論佛法，後來由文殊菩薩、維摩居士跟眾香國來的菩薩們，一起到釋迦牟尼佛說法的地方，請釋迦牟尼佛為他們講授娑婆世界的佛法，所以這一段就是釋迦牟尼佛給他們那些菩薩講這個法。現在就繼續前面所講的，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講的這些法。

佛所說的「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你怎麼解釋法。為盡，為盡意思是什麼？下面就解釋了，謂有為法。有為法怎麼是為盡呢？這些下面的祖師注解就說了：有為是無常盡滅之法。有為法乃是無常的盡滅，世間的一切法都是因緣和合，它是有生有滅。因緣和合什麼呢？因緣聚合起來就生了，因緣分散了就是滅。這個法，我們凡夫眾生不了解，由於凡夫眾生不了解，把無常的生滅法當作真實法，種

種的煩惱就起來了。所以佛在這裏講：什麼叫做盡呢？有為法就是盡的。

研究佛經，重要的是要能夠悟，比如說這二句經就是有為法，就是有盡的，是無常的。就從這裏悟到世間萬法，包括一切人事、自然界種種的這些法，了解它是生滅無常，不要執著。執著什麼呢？不要把這些無常的法執著是常法，不要把這個生滅法執著是不生不滅。能夠不執著的話，煩惱就不會起來的，那麼處在這個世間，對於一切人事，你都能夠不執著。人世間人事，好人、壞人，作的事情都是違背良心的，這些人事當然要了解、要清楚，了解之後，知道那些事情都是無常的，不會太久。作的善事有功德，會欣賞，樂觀其成；作的那些惡事呢？認為那些人再造惡業也不會太久，就在造這個惡業的時候，他逃不了因果。現在他在這裏藉著種種的因緣，他對於一般人作威作福，作威作福他當下就在造惡業，造惡業之後，一失了人身，他就會墮落到三途去。這樣了解到：看這些人不要怨恨他，要可憐他。可憐他什麼呢？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多多念佛，希望他能夠慢慢地轉業。一句佛號不可思議，對於任何惡人，也可以使他慢慢的轉變。這是我們學這二句經文的時候，一

者自己不要因為有社會那些作威作福的人，自己起煩惱，我們對於那些人，千萬不要仇恨那些人，一仇恨人，自己起煩惱，那自己就是受害了。再者呢，存憐憫心來希望他能夠轉，這是慈悲心。這樣的話，我們研究這二句經，大家就試試看，可以受用無窮。

「何謂無盡，謂無為法」。什麼叫作無盡呢？經文下面一句，就是自己解答，無盡就是無為法。無為法怎麼說呢？祖師注解就說了，就肇公講的：有為法有三相，故有盡；無為法無三相，故無盡。祖師注解很清楚，但是還要解釋，不解釋，我們一般人還不懂。這個三相，一個是解脫，解脫，這個不是拿解脫這個意思來說，它這種相是沒有生死，沒有生死相。沒有生死相，這也不容易了解，凡夫眾生誰沒有生死？它講沒有生死。無為法才沒有生死，你講有為法沒有生死，這個講不通的，這是第一個相。第二相是無涅槃相，涅槃是證果，這個相也沒有，是第二相。第三非有非無，這個講生死相、涅槃相，說它有也不是，說它沒有也不是，這是中道，這個三相。

這個三相，注解上講的是沒有生死、沒有涅槃、生死涅槃的都不是，中道，那中道也沒有，這三個都是。這三相為什麼是有盡的呢？生死，你要真正證了道，生死可了，證了這個道的時候，涅槃可以得到。學佛，修空假中三觀的時候，中道，觀中道是在用工夫的時候，開始先觀空，再觀假，最後觀中，這個觀成功了，還要講什麼中道？觀成功了話，這就不需要了。所以這裏面講，這都是有為三相，有為三相都是有盡的，證到果位的時候，成佛了，這些都盡了，都沒有了，這是有為法。

你要學佛，學佛要知道有為法、無為法，但是在學的過程之中，你無論那一宗，他在從開始學到成佛的過程，都是有為的，沒有這樣用工夫，你怎麼能成就呢？所以就是有盡。往前進一步，原來那一步就是盡了，再往前進一步，後面又盡了，一步一步的盡，所以有為就是你學佛，那一個法門在學的時候都是有為。你不能說一開始就是無為，辦不到，開始就都是有為的，都有這個三相，必得修成功了才是無為。所以這裏講，這個三相到了無為法的時候，沒有這三相那是無盡，無盡是講成佛，得了這個果，得了佛果，那才是無盡。再簡單地把這個意思再解釋一下。《金

《剛經》裏面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世間一切法都是有為的，這法呢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這是《金剛經》講的，這是有為法。又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你講三相，有相就是不行，就是虛妄的，所以這裏面講有相才有盡，無相才無盡。無相無盡，那就是證到果了，由那個所證的果起作用，起作用來教化眾生就是無盡的。

「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這裏是告訴那些菩薩講的，你學菩薩，菩薩要成佛要菩薩的法，菩薩法是什麼呢？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不盡有為，那就是前面講的有為法是有盡的，這裏講不盡，你認為有為法是有盡，好了，有為法不要學了，不要學的話，世間法都是有為的，學佛你無論那一個法門，那一宗派都是有為，那這有為一切不做，好了，那學什麼佛？從那裏學？所以在這裏講菩薩「不盡有為」，雖然有為法有盡的時候，但是菩薩還是要來做這些有為法的。不但做，而且還學世間這些有為法。我們一般人懂不懂，必得要學，世間法任何一個法，善法惡法都要了解。成佛之後有一個號，就是世間解，世間的有為法、無為法都要了解。

你都要了解世間有為法、無為法的話，那就「不盡有為」，不盡有為就是他還要學無為，他要實行無為、有為的。

「不住無為」，不住無為就是說菩薩知道無為法，不要住在無為法裏面。住在無為法方面，一切都不要實行了，什麼事都不要做了，這個不許可。菩薩要繼續做有為法，雖然了解無為法是沒有任何作為，但是不能住在這個，住就是保守在無為法。一個學佛的人，如果守住無為，什麼事也不做了，那學什麼佛呢？所以是不住無為。不住無為的時候，學成一尊佛跟走路一樣，那個路遙遠得很，時間長久得很。所以繼續不斷的學佛，要學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一尊佛。要是守住無為，什麼都不進步，都不想做了，那怎麼能夠成就呢？所以不住無為才能夠明心見性，所以不能夠住在無為法上面。

這兩句經，第一句不盡有為，對於在世間凡夫眾生來講無礙，沒有障礙，你再把这个有為法盡量去做，對於凡夫眾生來講，他在世間來學佛就沒有障礙。不住無為呢？修聲聞緣覺，他就守住無為。不住無為，卻是叫聲聞緣覺要發大菩提心，他

這一發心，回小向大，他不守住這個無為法，無為法對他來講是礙障，他一回小向大，這就沒有障礙了。所以這兩句經，一是對凡夫講，叫凡夫眾生學佛沒有障礙。第二句是對於二乘，二乘法門就是聲聞緣覺，叫他不要守住無為，無為對他就是障礙，不守住無為的話，他就能夠修大菩薩。這是一層的一層的往深處講。佛再說了：
何謂不盡有為。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

前面講不盡有為，就是在世間做種種的功德，這些功德要做，不能不做的，這叫不盡有為。這裏再進一步說「何謂不盡有為」呢？下面就解釋了，「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不盡，什麼叫做不盡呢？不盡有為，不盡有為怎麼說呢？何謂就是不怎麼解釋呢？就是說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慈悲。佛到世間來就是慈悲，慈悲是佛在教化眾生是根本，以慈悲為本。這裏講不盡有為，就是要發大慈大悲。

「不離大慈」，不離是沒有一時一刻能夠離開這個大慈。佛到世間來什麼時候離開大慈？與大慈相反的就是不慈，佛沒有一個時候離開這個大慈，所以不離。就如我們一個人講究修養，講究修養就儒家來講要修個君子，學君子不是說今天學君

子，我今天學一學，明天休息一下，可不可以呢？今天學君子，心就是君子，明天如果要休息不學君子了，心裏不是君子，那是什麼呢？那就是小人。這可以嗎？學儒不許可的，一學君子，就一直心裏記著：我就是君子。我是君子不能休息的，也就是說不能放假的，君子一放假，小人就到心裏面來了。所以這裏講不離大慈，佛的大慈沒有休息的時候，沒有放假的時候，菩薩學佛就是要不離大慈。

「不捨大悲」，大悲，世間眾生這個苦太多了，慈悲這兩個字，慈是與樂，與眾生樂，悲是拔苦。世間眾生苦樂，樂是沒有的，你說世間眾生那一個眾生有樂？要研究，不研究不了解，研究你看看，就從在位的來講、有財富的來講。在位的人普通人，我想做個小的官位就好，做了小的官位，看見人家位子比他高，他又想再升官，一步一步升，沒有滿足的時候，升到最高處，還是不滿足。這個樂，在升的時候就感覺樂，事實研究起來沒有什麼樂的。只有佛與樂，用大慈心與樂，普通人連程度淺的菩薩要給眾生樂，也沒有那麼多的能力，只有佛的大慈才有能力與眾生樂。佛怎麼能夠給眾生樂呢？佛有智慧有教育的這些道理，由道理發出來智慧來教

眾生，眾生有了這個智慧了，他就不會求世間那些升官、那些位置。他有佛教給他那些智慧，有智慧，有智慧的人對於世間，別說是一個小小的官位，就是做了天子，也沒有什麼用處。做天子，做了天子還有死的時候，天子把那位子交給他兒子，兒子能夠守得住嗎？秦始皇，他把這六國都滅了，自己做了皇帝了，他是第一世，想第二世、第三世一直萬世都是他秦家的天下。他沒有想到到了二世就完了，所以這個世間沒有什麼樂的，站上天子的位子可樂嗎？沒有樂。

苦，世間苦更多了，三苦、八苦，分析起來，苦是無窮無盡的。佛怎麼樣來拔苦呢？教眾生了解這個苦。凡夫眾生把世間法（有生有滅無常的這些法）當作真實的，執著不肯放棄，都是痛苦無窮。佛拔這個苦，就是教眾生明瞭，世間這些法門都要了解，這些迷惑顛倒的眾生都把世間這些事情執著不肯放棄，他就是苦。政治地位高也好，或者發大財的人，就是你的你財富或者與國家相等的，那有什麼用處呢？這些高的政治地位，也有財富的這些人，他有痛苦，為什麼呢？做了大皇帝，怕人家來推翻他的政治地位。有大財富的人，怕人家來搶奪他的財產。還有在世的時候，

他會保有這個財富，一死之後，兒子女兒要爭奪財產，這就是苦。好多財團大老闆一死之後，好多兒子在那爭奪財產，這個都是苦的。

佛來拔苦，拔眾生苦。那些有高的地位的人、有財團的人、財團中的大財團的人，佛教化他們不要執著，這些都靠不住的。對於一般人來講，沒有做那大官，也沒有很多財產，連一般人也覺悟不要把心思用在求升官發財，心要放在道上面。心在道上面，你學菩薩，真正在世間學菩薩道，那一尊菩薩他沒有飯吃，餓死呢？不會有的，肯發心學菩薩道，不求財富，菩薩也不用那些財富。菩薩有七聖財，菩薩明瞭自己有本性，本性起作用的話，要什麼有什麼，世間那些財富，在菩薩看起來沒有用處，就像地上那個灰塵一樣，沒有用處。所以是拔苦呢？就是叫世間眾生不要為了求財、求官位，為這個苦惱，你心不在這上面，自然就沒有苦了。不但沒有苦，而且學佛法得到法喜，法喜充滿，所以佛來拔苦，就是教眾生明瞭，不要求那些官位、求那些財富，心裏不有所求。古人也講「人到無求品自高」。一個人到無所求的時候，心就在修道上面，他這個品格自然高尚。不離大慈，不捨大悲，這是

拔苦與樂的根本。後面再深入一層講。

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

而不忽忘的忘字，說話語體讀忘，經文裏面讀亡，平聲。要深入發一切智心，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普通講一切智是小乘開發的智慧，菩薩是開道種智，佛是一切種智，那是分開來講，在這裏單獨講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深發一切智心」，發心學佛就要成佛，深發一切智，就是說深入的發求成佛的智慧，深求一切智就是發成佛的智慧。這個智慧要深，深入的鞏固，比喻那個樹，樹根如果不深入，容易被拔除掉。樹根很深的时候，要拔就拔不出來，就是發這個深。發心學佛要成佛的志向，能夠深，就像樹那個根很深，這棵樹就拔不動的。你發心學佛的這個心鞏固了，很深，就不容易被這個外道、一切邪知邪見的把這個根拔除，把學佛的心退轉。真正發這個深心學佛，不會退轉的。遇到一切邪知邪見的人，那些外道講那些道理，學佛的人有這個深心，不會退轉，就像那個樹根深鞏固，不會被拔除的。

「而不忽忘」，不忽忘，就是一發心要成佛，我要成佛，一定要成佛，對這個心

保持在心裏面，不要忽略掉了，也不要忘記了，這是最重要的一句言語，一句經文。

第一七三講

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身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

釋迦牟尼佛繼續跟香積國來的菩薩們，跟他們講佛在娑婆世界講的佛法。前面已講了不少了，現在開始就說「教化眾生，終不厭倦」。眾生不好教化的，普通你說拿佛法來度化眾生，眾生他的習氣很深，他當時聽了，聽過之後習氣又起來了，很難度化的，這裏就講要教化眾生終不厭倦。終是什麼呢？自始至終，開始教化，眾生難度，到最後都不厭倦，一定要把眾生度化過來。厭是感覺很累了，倦是疲倦了，終不厭倦。怎麼樣才能辦得到呢？這是要發大悲心，發這大悲心才能夠把苦惱的眾生教化過來。沒有大悲心，你叫他終不厭倦，這個很難辦得到的。必得有大悲心，他才能夠沒有厭倦。

「於四攝法，常念順行」。四攝法，攝是攝受，要度化眾生，必須能把眾生攝受

過來。四攝，第一要「布施」，布施也不那麼簡單，眾生如果缺乏財產，就用財布施；眾生如果喜歡聞佛法，再用法布施；其他的還有比如說無畏布施等等，用這些布施就使得眾生心裏能夠接受佛法，這是第一種。第二種就是「愛語」，愛語是菩薩看到眾生，他根機是那一種，就是依照眾生的根性（他的根機），而用很善的言語，善的言語就是適合眾生的根機，講給他聽，使他能夠接受這個道。還有「利行攝」，利是有益處的利，行就是行為，用身口意這三種的行為來攝受眾生，使眾生從菩薩身口意這些行為來歡喜修道。第四「同事攝」，同事這個不簡單了，眾生的根機各不相同，菩薩要隨眾生的各種根機、身分，菩薩把他身分分別示現每一個眾生，眾生歡喜的那一種事情，眾生喜歡做那一種世間的這些工作、事業，菩薩就隨眾生示現給他們，這要分身示現，菩薩在這裏要有能力把菩薩的身分分到各眾生那裏，示現給他們，讓他們藉著跟菩薩同事而接受學佛，菩薩就用四攝法來攝受眾生的。最後這一句話「常念順行」，順行重要，四攝法每一種法都要順眾生，所以常常念，菩薩心裏常常念到眾生，念到眾生的話要順行，一切都要順乎眾生的。他的那些，比如說布施、愛語等等，這些都要順乎眾生，一切以講四攝法的時候，總歸起來都

是要順眾生，這個眾生才能夠把他攝受過來。

「護持正法，不惜身命」。這個正法就是佛法，與佛法相違背的就是邪法。因此菩薩要度化眾生，就要護持正法，這個說起來，經文很簡單，但是你要研究的話，就不簡單。尤其到後來，釋迦牟尼佛以後的時代，正法往往被那些邪知邪見的人把它轉為邪法。邪法，就是誤導人去跟他學的那些不正確的、不正當的法。這些例子很多，各位可以想一想，釋迦牟尼佛到現在有幾千年了，這個時候就愈到後來，正法愈是被那些邪見的人把它扭曲了，所以到我們現在末法時代，末法時代邪說橫行，這都是要大菩薩來護持。護持正法，不惜身命。菩薩為護持正法不容易的，尤其在末法時代那些邪知邪見的人處處要破壞正法，菩薩要來護持正法，容易被那些邪知邪見的人來反抗。雖然有那些反抗，菩薩不愛惜自己的身命，就要跟那些邪知邪見的人來拼命，這就不惜身命，為了要護持正法，菩薩就不惜身命。

「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善根這個根，就用一棵樹來做比喻，樹的根越深，這個樹才能穩，長得很穩妥，不會被風拔起來。善呢？善根，就是眾生做這個善事情，

修道各有根器，這個根器就拿樹根來比喻，善根要種得很深。種得很深是怎麼樣深呢？不但這一生種的善根，這一生以前，前生又有前生，從多少生多少世以來種的善根，這個善根才深厚。學佛必須有善根，沒有善根，他學不到佛。

這一條經文，祖師舉一個故事來證明，必須有善根，而且這個善根很深厚，才能學到佛。有一個人，他想跟舍利弗出家，舍利弗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而且有智慧，所以這個人想拜舍利弗為師，請舍利弗收他做出家弟子。但是舍利弗看看這個人，八十大劫以來都沒有善根，舍利弗不收他做出家弟子。這個人又向舍利弗五百個弟子，每一位弟子，這個人都去請求他們來准許他出家，那五百個弟子都跟舍利弗一樣，看這個人沒有善根，都不接受。那麼這個人就跑到釋迦牟尼佛講經的道場去，很悲哀哭泣。

這個時候，正好釋迦牟尼佛從外面回來，一看這個人就問他，那個人就把前面這一段事情來啟請釋迦牟尼佛，他就把前面事情答覆釋迦牟尼佛。佛當下就把舍利弗責備一番，他說你智慧不深，所以沒有看見這個人的善根，他的善根是什麼呢？

舍利弗等看不到，但是佛看到了，於是佛給他出家。准許他出家的時候，這時就稱呼他比丘，一收他出家的時候，那些頭髮就自然落掉了，那個法衣就穿在身上了，就是出家的衣服，這樣就變成出家人了。

佛就告訴舍利弗說，說這個人一進沙門就得了阿羅漢，證到阿羅漢果。這個時候舍利弗就不了解，問釋迦牟尼佛是什麼道理，佛就告訴舍利弗，在過去無數劫的時候，講一個劫是很長時間，在無數的長時間以前，這個人到樹林裏面去取柴火。正在這個時候，有一隻老虎跑過來了，這個人就跑到樹上。跑到樹上老虎就在樹下，這個人在樹上非常恐懼，就在這個時候，遇到有一尊佛從空中飛過來，這個人見到佛從空中飛過來，就隨口稱念南無佛。就因為這一句南無佛，南無佛就是皈依佛，所以今生他能夠得度。

這裏講「種諸善根，無有疲厭」。為眾生種善根要有智慧，他才能夠把久遠劫以來那個眾生所種的善根，他就念一句佛，善根就那麼長時間一直就保留到釋迦牟尼佛這個時代，那麼他得度了。就是菩薩為眾生種善根，不能有疲厭的時候。疲是

疲倦，厭當滿足。菩薩為眾生種善根不要滿足，認為對這些眾生種善根已經很多、很夠了，不可以的。也不可以疲倦，所以無有疲厭。無有疲厭這個重要，一般學佛的人，想學菩薩道，遇見善根那麼深遠的，你能夠看得到嗎？這必須要有智慧，有智慧才能看得那麼深遠。而且要不疲不厭，這個不容易的。

志常安住。方便迴向。

佛法，你要把佛法教化眾生，要了解世間法，世間萬法都是無常的。就是做一切的善事情也是無常，就在這個無常萬法之中，菩薩怎麼樣度化呢？度化眾生，就是就無常的萬法來教化眾生，這一個需要方便，方便迴向，用種種的方便法，迴向什麼呢？迴向佛道。這個比喻說那個瓶沙王，瓶沙王就是頻毘娑羅，頻毘娑羅這個王是什麼呢？就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他做了很多善事，善根很多。但是後來他的逆子，逆子就是有惡意的兒子，這個逆子叫阿闍世王。阿闍世王把頻毘娑羅王關在房子裏面，就是幽禁在房子裏面想把他餓死這一段事情。頻毘娑羅從一個門縫之中看到釋迦牟尼佛到山上往來，頻毘娑羅心裏歡喜，就發願想生到毘沙門天王那

裏，結果他就生到毘沙門天王那個地方，就化生在毘沙門的膝蓋上面，這就是方便迴向。以種種的方便法迴向，像頻毘娑羅王這一迴向就能成就的，那就小的事情，要是大的迴向，要向大乘佛法迴向，也應該如此。這個「志常安住，方便迴向」，凡是要修善根，這個方便迴向什麼時候呢？常安住。菩薩要方便迴向，叫眾生迴向佛道，這個菩薩要經常的，沒有休息的時候，要安住這個迴向。

求法不懈。說法無悞。

「求法不懈」，不要鬆懈，如果求法懈怠了，他所得的果（得的果報）沒有相應，那怎麼樣呢？就會生出邪見來，生出邪見就毫無所得。這就是教人求法的時候，不能懈怠，一生懈怠，邪見就出現，那就沒有所得，所以求法不能懈怠。「說法無悞」，悞就是自己有這個法不肯完全教化眾生，菩薩說的法不要保留，無悞。在古時候，外道也替他的弟子來說法，但是他對於重要的法，就不跟他的弟子說了，自己保留起來。佛家的菩薩不是如此，菩薩說法毫不保留，把所知道的完全說給弟子們聽。

學菩薩道的人要注意了，不能學這外道，學菩薩道的人自己知道正法，就要完

全說給眾生，不過菩薩教眾生學菩薩法的時候，你怎麼辨別是正法呢？要以佛經為根據。佛經看不懂，要看那些祖師的注解這就可以了。所以在今日之下，我們研究無論那一部的佛經，自己不能說：我這經文看一看，自己懂了。那個經文每一個字每一句文，都含有很多的意義在當中，憑自己看看就懂了，那有那回事情？那是邪知邪見的人才如此。所以我們今日之下，要辨別正法、邪法，就是要靠祖師的注解，這樣才能夠了解正法。佛經裏面所記載的正法有事有理，事就是事實，理就是道理。弘揚正法必須就這個事實，就是不能夠執著原理而廢除事實，也不能夠執著事實而不講原理。這在印光祖師常常提到的，「不能執理廢事，也不執事昧理」，必須事理都要說清楚。所以要學正法弘揚正法，必須有理有事都要講清楚，不但講清楚，用工夫都要在事理這上面，照著這樣實行。

例如現在有些人說「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他把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自性中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自己自性的，個人自性中就有阿彌陀佛。極樂世界那個淨土呢？唯心淨土，自己心中就有個極樂世界。這就是印光祖師講的「執理廢

事」，執理廢事只講理不講事實。《阿彌陀經》裏面講從娑婆世界「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這是有，雪廬老人講《阿彌陀經》的時候，特別提醒學的人，這兩個有字不能忽略。這就是破除那些執理廢事的人，所以研究經文，每一個字每一句經文都不能忽略的。那些執理廢事的人，自己看看經書認為自己就懂了，其實不懂，你不懂來說的那些言語都是邪知邪見。

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

這一條不容易的，要供養諸佛。供養諸佛「入生死而無所畏」。入生死沒有畏懼，這個怎麼說呢？菩薩入生死，大家知道入生死，這裏就人道眾生來講，要入生死要入母胎，從母胎出來就是生，生了以後有老、有死，有生有死是凡夫眾生最苦惱的事情。生出來的時候他的父母給他慶生就給他造業。死的時候，那個家族都是很悲傷，生死是凡夫眾生非常苦的一種事情。菩薩不是如此，菩薩入生死，當然也要入胎，菩薩入胎的時候，這是講大菩薩，不是小菩薩，小菩薩有隔陰之迷，大菩薩沒有隔陰之迷。他在入胎之前，在大菩薩要生的時候，入胎之前沒有中陰身。中

陰身的形狀很多，有的像嬰孩，有的是那個形狀，多得很，這個不能詳細講，那就是中陰身。大菩薩入胎就沒有中陰身，他自己知道，入胎出胎，菩薩自己知道，這樣的生死，菩薩沒有恐懼的這種情況。所以這裏講「勤供諸佛」，勤供，勤是不只一次，生生世世的都來供諸佛，所以「入生死而無所畏」。入生死，投胎的時候，到身死的時候，自己都知道，所以無所畏。這個不容易，雖然不容易，學佛的人要學菩薩道的人，就應該這樣學。學什麼呢？入胎出胎都不要迷，都要自己明白。這當然不容易了，我們幸虧自己學了淨土法門，我們就在培養自己，培養信、願、行三資糧。我們將來不要入胎了，我們入胎不要入人的胎，入蓮苞，蓮花化生，入蓮胎，這是我們學淨土宗的特別法門，可以免除在人世間的入胎出胎。要在人世間入胎出胎而沒有苦，我們都沒有到大菩薩那個境界，我們辦不到，我們只有修這個信、願、行三資糧，將來入蓮花這個胎，蓮花化生。

於諸榮辱。心無憂喜。

凡夫眾生，人家讚美他，他就歡喜；人家侮辱他，他就是憂愁。菩薩在這裏不

管人家是讚美他也好、侮辱他也好，他心裏既不憂也不喜。心無憂喜，這就是心平等，不管是榮是辱，在菩薩心裏面一概都是沒有憂喜的這個心理。這是由於平等心，這樣的沒有憂喜，他這個心理才是一個大菩薩的境界。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第一七四講

不輕未學。敬學如佛。

這是從香積佛國土來的菩薩要求釋迦牟尼佛把娑婆世界佛法告訴他們，他們回去可以回報香積佛。前面已經講了不少了，剛才念的就是繼續講給香積國來的菩薩。

「不輕未學」，對於還沒有學佛這些眾生，不要輕視他們。為什麼呢？這些還未學的眾生，他將來要學，學了他就有成就的，所以不能夠輕視。已學呢？已經學了，成就就可以看得出來，所以這裏講不輕未學，「敬學如佛」，這是分開兩部分講。第一個還沒有學的，他未學，一學的話，他就會學得好。已經學的話，他就能夠成就，一定能夠成就佛，所以對於這些已經學的人就要恭敬他如佛。為什麼呢？眾生都有真如本性，未學的，他一學就是要學著開發真如本性，先了解人人有本性。已經學的，了解人人都有本性，他一步一步的把本性開發出來。無論是未學的、已學的，將來都能夠成佛，憑什麼成佛？就是憑人人皆有的真如本性。

墮煩惱者。令發正念。

煩惱，眾生都有煩惱。這裏講「墮煩惱者」，無論那一類的眾生，都會墮到煩惱裏面。我們學這部經學到這裏，自己就是省察自己，煩惱多得很，你成天不是為這一樁事情煩惱，就是為那一樁事情煩惱，個人的、社會的、國家的這些事情，每一天都會墮到煩惱這裏面去。那要怎麼樣解除煩惱呢？已經墮到煩惱裏去，那就怎麼樣把他救起來，唯一的辦法，經文裏面講，就要是「令發正念」。令，就是教眾生發出正念出來，為什麼呢？煩惱，為什麼煩惱，就是念頭不正，邪念。邪念什麼呢？個人的、社會的、國家的這些種種複雜的事情。為什麼起煩惱呢？就是因為有一個我，無論那一位眾生，起念頭就是我。個人與個人之間相處，對方言語、行為恐怕影響了我，煩惱起來了；社會上很多事情對我有影響，我煩惱起來了；國家的國家大事種種的事情，又恐怕對我有損害，所以煩惱起來了。這樣一分析，這個念頭都是出於我執。我執什麼呢？這個我從那裏來的？五蘊和合的這個我，色、受、想、行、識這五種，五種成分合起來才有我，這個我。佛法就教我們分析，分析這

個色——我們這個身體，心理有受、想、行、識。這個身體或心理，都是五種成分合起來的，才有這個我，這我是假的——假我。凡夫眾生不了解這是假我，把這個假我當作真我，因此遇到任何事情，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這些環境隨時有變化的，在變化之中，把假我當作真我的眾生都起煩惱，所以煩惱起來由於念頭不正，念頭不正就是執著我，以假當真。

那麼現在就要起正念，念頭要發出那個正念，正念就是要認識自己，那個假我是不能夠執著當作真的，這個假我隨時在變化的。比如說我們一個人，什麼時候有病，自己不知道，病來之後，他有苦惱了，煩惱來了，這個都是不了解假我，把假我當作真我。現在經文裏面教要發這個正念，正念一發出來，了解世間萬法都是假的，什麼是假的？無論那一個法，起來之後馬上就滅掉了，這叫生滅法。我們個人身體，自己不了解，我們身體隨時在生滅，身體從皮膚到裏面，身體各種成分隨時都在變化的，隨時都在生滅的，就拿細胞來講，細胞隨時在生滅。正念就是要了解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在生滅，生滅不停，了解這個之後，把這個生滅法放下，放下這

一切生滅法，提起來什麼呢？提起來正念。了解生滅有不生滅的，把生滅放下去，這個不生不滅的正念就起來。能夠這樣，煩惱起來的話，提起正念。正念，換句話說這個正念是從真如本性起來的，本性起來，這個念頭是正確的，保持這個正念，不但可以把煩惱滅掉，而且從這裏繼續修的話，可以成佛。

於遠離樂。不以為貴。

什麼是遠離樂呢？離是離這個欲——欲望，還有禪定、智慧。凡夫眾生都有欲望，有欲望就有煩惱，就不會有樂趣的，所以要離欲。還有呢，禪定，凡夫眾生心裏是不定的。比如說我們學淨土宗，念佛就是求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是有定工夫，那麼這是要修禪定。這個禪定不是專門指禪宗的那個定，凡是學佛都要學禪定，學定工夫，有定工夫才開智慧。離欲、學禪定、開智慧，還有離諸妄想。眾生都有妄想，這個妄想要離，一切的妄想都要把它離開。這些能夠遠離，把這個遠離之後，才得這個樂，這叫遠離樂。遠離樂下面講，「不以為貴」，這些都遠離了，應該是得到樂了。但是在這裏講不把這種樂看得很貴重，不以為貴。為什麼呢？離欲、禪定、智

慧、離諸妄想，目的就是來求道的。所以研究佛法總的目標就是要求道，求道就是要開發自己本性。所以這樣非所貴，不拿這些來看得很貴重，只是用這個來求道而已。再說求道有大乘佛法、有小乘佛法，這裏面講的小乘佛法成分比較多。那麼要修這些離欲、禪定，應該放棄小乘這種求道，以發大乘心這樣求道，所以就小乘求個人來講，不以為貴的。

不著己樂。慶於彼樂。

「慶於彼樂」，就凡夫眾生心理來講，看見他人有什麼樂的事情，就忌妒人家，起了忌妒心。看見他人有苦的事情，不樂了，他就幸災樂禍，這是凡夫眾生的心理。菩薩不如此，看見別人樂的時候，自己隨喜，隨著別人心裏有歡喜、歡樂。看見別人有苦的時候，自己就想辦法解除他人的苦惱。對於自己的樂處呢？凡夫眾生自己有樂的事情，就執著這個樂趣，就像現在人講有什麼得意的事情，就是值得驕傲，這是凡夫眾生。菩薩不如此，菩薩自己有樂的時候，不著，不執著這個樂趣。儒家的學術裏面也講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你要是執著自己有樂的時候，把這個

樂放在心裏，到了災難來的時候，他就受不了了。菩薩以及儒家修道的人，在這個有樂的時候，正需要自己警惕，警惕什麼呢？儒家也講了「居安思危」，遇到安樂的時候，就要想到有這危，危難的時候會來的。拿那些來參考這裏所講的，菩薩自己已有樂不執著這樂。

在諸禪定。如地獄想。

我們一般人認為禪定好，為什麼把它想做地獄呢？要看祖師注解。祖師分析，禪定有凡夫的禪定、有小乘人的禪定、有大乘菩薩的禪定，三種不同的。這三種禪定，先說凡夫的禪定。凡夫禪定，他來學定工夫的時候，有了定工夫了，他就感覺到我有定功了，自己就是貢高我慢，把自己看得很高，待人就是慢心出現了，就貢高我慢。這要注意，我們大家都是學淨土法門的，淨土法門要念佛，念佛工夫好，得一心不亂就是定工夫。但是今日之下，真正得到一心不亂的，沒有。真正得一心不亂，那就證果了，這是講念佛。《阿彌陀經》裏面講若一日、若二日：以至若七日，念佛七日，古時候用工夫的人，真正的用工夫，他可以得一心不亂。後代的人，

尤其是現在末法時代，我們當然要念佛，念佛真正得一心不亂，得不到，得到相似的一心不亂，那就不錯了。得相似的一心不亂，也有淺有深，不同的。就算是很淺的相似一心不亂，凡夫眾生他就起慢心了，貢高我慢了。這一貢高我慢，本來得的一點點相似一心不亂，整個就沒有了、破除了。再講到小乘的人，他禪定目的是要證果，小乘證果什麼呢？就放在見思惑斷除，證羅漢果，這是小果，這是第二種。大乘菩薩法不是如此，大乘菩薩法對於這個禪定，這裏講「如地獄想」。菩薩學禪定，得這個禪定，他把禪定當作什麼呢？當作地獄。大乘菩薩目的是要求證佛果，禪定是證佛果的一種過程，要是把過程執著不放棄，那就妨礙他成佛。不執著這個禪定就是大乘佛法的禪定，他就把這個禪定想做是地獄。心裏一想，這個禪定就像地獄那樣的，妨礙成佛，自然就不執著禪定了。這是大乘菩薩學禪定，跟凡夫眾生固然不同，也不同于小乘只求斷見思惑證小果，跟他們都不同的。凡夫眾生和小乘得了禪定，就執著禪定，這個大道就得不到。菩薩為了求大道求成佛，所以把這禪定當作地獄，這樣一想，對於他學大道就沒有障礙了。

於生死中。如園觀想。

生死，指的凡夫眾生都是有生有死。不管那一個眾生，壽命是短是長，最後都有一死。死了之後怎麼樣呢？再投胎再生，就是生死、死生不斷。菩薩度化眾生，也要跟凡夫眾生一樣入胎出胎、有生有死。但是這裏講的菩薩是大菩薩，他的生死跟凡夫不同的，凡夫眾生的生死不能自主，菩薩生死能夠自主，所以他在這個生死之中，不但沒有生死之苦，而且有樂。樂什麼呢？就像到一個大的那個園、公園裏面去遊覽。那個大的公園有樹木花草，還有各種設備，石頭、種種的池塘都有，到那裏去遊覽很樂、很快樂。菩薩在生死之中，就像去遊覽大的公園，為什麼如此呢？他是自己生死能夠自主，為了度化眾生，他到人間來，示現的跟凡夫眾生一樣入胎出胎、有生有死。這在菩薩來講，他不跟凡夫眾生一樣，凡夫眾生生、死都是苦。

雪廬老人過去講〈十四講表〉的時候就說，一個嬰兒一出胎都說苦哇、苦哇，沒有哈哈大笑的，那一個嬰兒一出母胎之後哈哈大笑？有沒有？沒有的，只有苦。死有死的苦，生有生的苦，死的時候更不得了，凡夫眾生一死，那個身體死，靈魂

沒死，靈魂到那裏去？何去何從，不知道，眼睛一片黑暗，不知道。不知道的話，就看他的緣分了，他跟人世間的緣分好，他就入了人間人的母胎。他如果在有生之年做的事情、心裏所想的不屬於人，而是畜生的想法，那他一死，靈魂就投到畜生的母胎裏去了。所以這個生與死，凡夫眾生就看他造的什麼業，業力牽引他到那裏去，他自己沒有自主的。菩薩不是如此，菩薩自己入胎出胎、生死自己能夠自主，自己心裏明白。所以在這裏講「於生死中，如園觀想」，如同遊覽大的公園、大的花園那樣樂，他對於生死沒有苦只有樂，怎麼樂呢？就如同遊園的那樣樂。

見來求者。為善師想。

看見來求的那些人，就把那些人看作是老師，而且是善師，是好的老師。這個意思解釋很不容易的，祖師就舉一個過去一個公案，用比喻，也是事實，拿古時候一個事實來解釋這一條經文。古時候有一個民族叫做月氏。月氏這兩個字讀肉支，不能讀越是，讀肉支。這一個民族原來在中國的甘肅、青海一帶，後來這一族分成大月氏、小月氏，小月氏繼續在甘肅青海這些地方，大月氏就到了印度去了。到了

印度的大月氏，他有王，有月氏王。他有一次到外面出巡，王者有時要出巡到外面看一看，這個時候有很多的乞人，就是乞丐，在路邊向月氏王求，要求給他什麼東西。隨著月氏王的大臣不了解這是什麼事情，月氏王就說：這些人不是來求飲食的，而是來求法的，他要我給他說法。為什麼呢？他們這些人自己說，這月氏王智慧很高，他了解那些人，那些人在過去也做過國王的，做國王的時候不肯布施，所以到現在變成乞丐了。但是這個乞丐不是要求月氏王給他吃的東西，不是如此，是要求月氏王給他說法。說什麼法？就說因果。你做了國王而不去說法，不肯布施，將來就跟這些人一樣變成乞丐。所以月氏王講這些人都是我的老師，而且是我很好的善師。

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

「捨」，捨棄。捨棄什麼呢？「諸所有」。諸是指一切的，所有的這些都把它捨棄。捨棄給誰呢？捨棄給眾生。「具一切智想」，能夠把自己所有的都捨棄給人家，自己就會具備一切智。諸所有，諸是一切他所有的。所有什麼東西？要看祖師注解，

鳩摩羅什大師就說了，捨諸所有是講身命（菩薩自己的身命），還有國城（做國王的人他這個國家、這個城，古時候國家都有國城），妻子（自己的太太），悉能棄捨，這些都能夠棄捨。棄捨給誰呢？給眾生，都施給眾生。而施給眾生的時候，他徹底了解這種施一定能夠具足一切智慧。因為了解具足一切智慧，就算把這些都捨棄給眾生的時候，自己心裏沒有後悔。

我們研究經文到這裏就想一想，一般凡夫眾生，你要把這些捨棄，誰能辦得到？這裏講的身命，你叫人把自己的身命不要、捨棄掉了，誰能辦得到呢？做國王的人，他把他的國家那些城，古時國家都有城，就拿中國來講，你說南京，南京城現在還有，這個城做什麼呢？就防備外面的人來侵犯。國城以外還有妻子，這三種舉出一個代表，國王有國城，一般人沒有國城的話有身命、有妻子。你叫一般人連同國王在內，把這個身命、國城、妻子都能捨棄給眾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捨棄這些才能夠得到一切智慧。一切智，在這裏講成佛的智慧，成了佛就是得了智慧。

一般人不了解這個道理，你拿生命、國城、妻子給眾生，和成佛、開佛的智慧

比較一下，那個重要？成佛重要，還是身命、國城、妻子重要呢？有智慧的人，這一比較，當然成佛重要。不成佛，眾生都在六道裏面生死不斷。證了羅漢果，還有六道以外變易生死，還是生死不斷。再講到身命、國城、妻子，身命無論是那一個人，普通人做了國王的人，身命不會長久的，人一生不過是短短的幾十年，就算活到一百年、一百二十歲，身命還有死的時候。國城自古以來，那一個王朝能夠永久存在？當然他自己死了，可以傳給他兒子，兒子傳給孫子，但是到最後古人講「禹開九州湯放桀，秦吞六國漢登基」，這講無論那一個朝代，都不會長久的。夏禹王治水有功，接受舜帝把王朝傳給他，從他開始就變成家天下，定了九州，可惜後來到了夏桀王暴君，成湯王來伐桀，把夏桀王放走了，成湯王到後來殷紂王而滅了。後來的秦始皇把六國滅了，漢朝漢高祖把秦始皇又推翻掉了。這就是每一個朝代不會長久的。後面還有兩句「古來多少英雄漢，南北山頭臥土泥」。古時就講家天下以後的，好多英雄，英雄輩出，到後來怎麼呢？在南北山頭死，葬在這個山頭上，都成為一座一座的墳墓，英雄都在墓裏面了。讀了這個，講起來寒心，那你王朝有什麼用處？這樣比起來，還是開一些智慧成佛好。

第一七五講

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密。為父母想。道品之法。為眷屬想。

這還是釋迦牟尼佛對香積佛國來的那些大菩薩說法，說的是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這些法門，前面也講了一大部分了，現在就從「見毀戒人，起救護想」，從這裏繼續講。

「見毀戒人」，這是繼承前面那個布施講的，學佛要成佛必須行六度法門，六度法門第一就是布施，前面講過了，現在講持戒。持戒為什麼呢？戒，所以護念學佛的人。菩薩一方面上求佛法，對上對佛來講，他要向佛求法，對眾生來講呢，就是下化眾生，對於一般眾生他要教化，這是上求下化。上求下化一定要守戒律，戒律就是護持菩薩，一方面求、一方面教化，沒有戒律護持，上求下化就很難了，所以學佛的人一定要請佛、大菩薩來護念。普通講護念，要想得到佛與菩薩來護念的話，自己一定要守住戒律。自己戒律不守，那佛菩薩雖然很慈悲，但是自己不守戒律，自己做的障礙，佛菩薩也沒辦法護持。就像天上的太陽光普照天下，但是自己做一

個東西把自己蒙蔽起來，那個陽光也照不到。所以學佛的人，尤其要學菩薩道，必得要守戒。這裏講見到毀戒的人，見到有人毀戒，就是破了戒，不能守戒。那麼你是菩薩，你替佛來弘法，見到這個毀戒的人，就要起護念想，就要想辦法叫這個毀戒的人能夠再得戒。再得戒不容易的，受戒的時候心裏一感動，一感動的話，得了戒體了，得了戒體之後，自然能夠護持自己不會犯戒的。但是有一些善根很薄，受了戒之後，禁不起外界種種境界的誘惑，他犯了戒了，犯了戒要再得戒，這不容易。這是大菩薩，講戒律的大菩薩就要想辦法讓毀戒的人能夠再得戒。所以經文裏面講見毀戒人，「起救護想」，救護，毀戒的人他心裏很害怕，他必定要墮落的，要墮落的話要救，菩薩慈悲要救護他，把他救起來，救起來沒有別的办法，就要使他再受戒。

「諸波羅密，為父母想」。波羅密有幾種，普通講的就是六波羅密，也就是六度。六度法門在這裏講就是如同父母。為什麼呢？學菩薩道修行六度的話，這個六波羅密的法門能夠讓學的人證到法身。你怎麼證到法身呢？你不修六度證不到的。所以

學六度可以證到法身，法身由學六度來的，六度就如同父母。普通凡夫眾生，父母生了自己的身體。這裏講六波羅密如同父母生出法身來，所以諸波羅密，如父母想。學這六波羅密就把六度法門看做父母，法身就是由這六波羅密來的。

「道品之法，為眷屬想」。這是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不必細講，普通講三十七道品，在經典裏面也有講的是三十七助道品，幫助，幫助什麼？就如同一個家裏家長，還有家裏的眷屬，家裏的其他人，都是這個家長的眷屬，有眷屬可以幫助一家之主成就道業。從這個意思來講，見到諸道品之法，見到三十七道品所講的這個法，就要把它當作家庭裏的眷屬。一想這道品就如同眷屬，眷屬在家裏，這一家人能夠和氣、團結，這一家人就世法來講，做任何事情都會有成就的。在這裏講是學佛，由這三十七道品幫助，他一定能夠成就這個道業，能夠成佛。所以是提起這個道品，就把它看作眷屬那麼重要。

發行善根。無有齊限。

善根，根如同一個植物，就拿一棵樹來講，它有根，有根然後再往上生長。「發

行善根」，前面講的善根，開始種善根，種善根之後，還要有很多這種幫助善根生長，這就是行，發行。比如說這棵樹種下去以後，還要很多條件使樹往上長，這叫行。發行善根使這個樹一直往上長，使樹往上長，比如培種，培種那些樹木的人就知道，他要經常的用種種的方法，使這個樹木一天一天地往上長，這是用比喻的話。比喻學道的人，學道的人要講善根，使這個善根增長。這是要用多少時間，使學道人自己善根能夠增長，增長到什麼程度？要有多長的時間來幫助使善根能夠增長？經文講「無有齊限」。種樹把樹木由樹根、樹幹、樹葉，把它種成功了，這就好了。但是眾生這個善根，那可不是那麼簡單，眾生的善根，就是憑這個善根才能學佛。善根愈多，學佛愈有成就，善根到了最究竟的時候，那就成佛了。所以學善根沒有齊限的，就無有齊限。齊是到那個時候，有個限度，沒有限度的，就是沒有期限。沒有期限，那這個善根學到什麼時候為止呢？要學到成佛，這才究竟了，那就是止於至善，朝至善的。至善這個善字，不是當善惡講，這個善就當最完備的時候，這當完成講。善到完成，到了究竟的時候，那才成佛，那才止住了。在沒有成佛，無有齊限。所以這樣想，祖師注解他說，不以劫數為限，怎麼講呢？經文講沒有期限，

祖師所講限要講究時候，用這個劫數，劫數來算的，以劫數為限。劫數就是長時間，長時間數不清的時間，這個劫數有小劫、有大劫，大劫固然數都數不清，小劫也數不清的。以這個劫數來算這個齊限，那就叫學的人了解，無有齊限。

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

「以」當用字講，彼是指其他的國，其他的國是什麼？淨，有「諸淨國」，淨是清淨的國。還有這些清淨的國不只一個國家，叫諸淨國。諸淨國既是清淨的，他有很多的那些「嚴飾之事」，嚴是莊嚴，飾是文飾，既是清淨，又有莊嚴文飾的這些事情，拿來「成己佛土」，成就自己的這個佛土。清淨的國土那多得，就像香積佛那個國土，那一切都是這香味香的氣分，吃香飯身上都有香氣，這是清淨的國土之一。不從香這方面來講，還有其他的國土各種的境界都清淨，連這個國家的土地，其他的一切土地上各種的事物，都是清淨。清淨的國土種類太多了，多到算不清，在這裏只是講用一個諸字就講了，諸淨國。諸淨，就是講一切清淨的國土，拿那些國土裏面嚴飾的事情，成就自己的佛土。

學佛就一般講理論上來說，學佛不能著相，如《金剛經》所講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而且著了一切相，都是虛妄的，因此著了相，就不能夠學成佛。這個經文裏面講一切淨國原來是那一切嚴飾之事，嚴飾之事就是有種種的相，這個怎麼說呢？是《金剛經》講的對呢？還是這裏講的對呢？所以我們學佛研究經典遇到問題，自己就要多多的研究了。佛法有從「有」門來入門，有從「空」的入門，《金剛經》是專門講空，以空的道理來入門。這裏講有門，以有門來入。門這裏講，學佛無論世間學那一門的學問，都是有門，要入門，不入門那沒辦法學。入了門以後，那個法就多了，所以必須要入門。這裏講無論從有入的，從空來入的只講入門。入了門以後，好了，那裏面有空、有不空，那在裏面才是正式的學。入門之後，無論講空、講有，都不會有衝突，都能圓融。沒有入門，我們看經文就有這種，兩者有衝突，經文沒有衝突，就怕我們學經文的人自己起了疑惑，起了空、有這兩種不能圓融的疑惑。所以我們研究經典要想入門，把這空、有這兩法，自己要先破除這個疑惑，破除自性中的障礙，然後才能入。這裏講的是從有門入，與《金剛經》所講的不相衝突。

行無限施。具足相好。

施是布施。布施這個布字，織成這個布，是用線來織成的，是用兩根線，一個是直的，一是橫的，然後才織成一匹布。拿這個來講，織成布的兩條線無限長，織成布以後，表法表什麼呢？施就是把財物以及佛法普遍的施出去，施就送給人家。這個送給人家的財物也好、佛法也好，沒有限量的，就像布的縱橫兩條線一樣，無限長。所以這裏講「行無限施」，行是實行，實行布施無限的。「具足相好」，這就行了無限的、沒有限量的布施，才能具足相好。你這樣的布施完美，非常完美，沒有一點缺陷，這就是相好。

除一切惡。淨身口意。

這兩句話，把一切的惡業都除掉，怎麼除呢？「淨身口意」，要把一切的造惡業的這些都把它除掉。造惡業憑什麼造？身口意，用身體行為來造惡業；用口打妄語，口業有四種造口業；意業，心裏，沒有一個凡夫眾生，他的心裏沒有貪瞋癡，任何一個眾生都有貪瞋癡，這就是惡業，身口意造的惡業。你要除一切罪惡的話，

造罪惡的就是身口意，那就必須使身口意不造惡業，而要使身口意都能夠清淨。

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

「生死無數劫」，凡夫眾生在六道裏面生了死，死了生。生死這還不算，輪迴，他在人間造惡業，造三途的惡業，就到了三途裏面去，造十善業，可以生到天上去，能夠守持五戒，還可繼續到人間來，是講生死輪迴。生死輪迴就六道裏面的凡夫眾生來講，從無始劫以來都有善的習氣、惡的習氣。善的習氣多，他可以生到人世間來、天上去；惡的習氣多，他就會到三途裏面，三途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所以經文裏面講「生死無數劫」，生死，就是指著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這個生死輪迴什麼時候開始的？什麼時候才終結？你看經文，無數劫，無數的劫，一個大劫算不清有多少多長的時間。我們人間說一天、一個月、一年，或是一百年，在無數劫來講，不過是一彈指那麼短暫。因此這裏經文講無數劫，你算算看，算不清的。這個無數劫，劫，一個劫的數量多得算不清，還有無數劫，那怎麼算法？這個生死輪迴就是無數劫，沒辦法算。

「意而有勇」，這個意，就是指自己心裏，就是前面講的三業，身口意三業，這裏講意業，意業要清淨。意業不但要清淨，前面只講意業清淨，這一條各位看看「意而有勇」，勇什麼呢？有力量。意業要清淨，而且要有勇力。什麼是有勇力呢？凡夫眾生這個意沒有不污染的，要想把意業，自己修行修得很清淨，怎麼修呢？我們凡夫眾生意，就是自己的心裏，心裏一起作用的時候，就想到把人家的財物拿過來，人家的種種的權力把它奪取過來，這樣在人世間跟人家爭名奪利。現在講這權利，那就是爭權奪利，這種爭權奪利或者爭名奪利，就是意業污染的。意這樣污染從什麼開始？找不出一個開始的時間，也就是無始劫以來意識就是污染的。現在佛法叫眾生要出六道，出六道就要把意業清淨，清淨怎麼清淨呢？就把那些污染的東西清淨掉。你想清淨，那不容易，外面那些種種的境界來干擾，種種的魔道，那些天魔外道都想把你拉回去污染，你要清淨，他把你拉回到污染那個境界去，這個怎麼辦法？這要勇，有勇力。勇氣有力量，不管邪魔外道怎麼樣的來把你拉回去，都拉不回去的，你有這勇力，可以把這個意業清淨過來。

這兩句經文「生死無數劫」，我們學到這裏，經文講得很簡單，祖師注解也簡單，這就要我們自己來研究。研究什麼呢？就把生死這兩個字來想一想。在畜生道裏面，家裏養的畜生，最後是逃不了屠宰，在野外的畜生弱肉強食，這講畜生道。就講人道，人道的生死，生下來的時候就是苦了，在母胎裏面有一個臍帶，一天的身體所需的，都是從母體那裏用一條臍帶吸取母體的陰陽，成就自己的身體。一出胎的時候，接生的醫師把那臍帶一剪斷，無論是那一種嬰兒，男嬰也好、女的也好，放聲大哭，從此他跟母體臍帶斷了，離開了，這是生的苦。死的時候，不管這一生他是貴為天子，貧窮到成為乞丐，都有死。乞丐死的時候，自己當然感覺痛苦，這死了以後到那裏去？迷惑顛倒痛苦，他的家屬也感覺痛苦。做了天子他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他權大得很，天下眾生的命運都操在他手裏，但是他有死的時候，越是在這種地位的人，他死的時候更是痛苦。所以講到生死，無論那一種人、那一種眾生沒有不苦的。生有苦、死有苦，這裏講不是一生一世的生死，而是講生死無數劫，無數劫以來的這種生死，想想看這個痛苦多，多得數不清的。所以下面講要有勇力，有勇力才能夠解決生死問題。普通凡夫眾生誰有勇力？這就是靠自己看生死這麼長

久、這麼多痛苦，必須自己要發心，自己要堅定意志，把自己的能力、這個力量發揮出來。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們得到人身了，又聞到佛法，要不拿出勇氣出來解決生死問題，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佛菩薩。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第一七六講

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

這是繼續釋迦牟尼佛講在娑婆的這些修菩薩法，前面已講了一段、講了很多，這裏就從剛才念的開始研究。

「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聽到佛所講的無量德，然後就發出智慧來，發出志向、志願，志願照佛的無量德修道弘法而不疲倦。無量，無量德有四種，叫四無量心。根據佛所講的這個德——無量德，要發心，自己修行度化眾生有四種。第一「慈」無量心，慈就是菩薩對眾生要有慈，慈是什麼呢？看見眾生缺乏的東西太多了，因此要施與眾生的，施與眾生什麼呢？眾生所需、所求的多得很，菩薩這個慈無量心，就是把眾生所需的一切東西，就來講佛法。法，一般好講的話就是什麼東西，把一切東西贈與眾生，讓眾生得到這些法而感到歡喜。就是慈與眾生樂，慈是給眾生的

歡喜，就是樂。第二就是「悲」無量，悲心無量。菩薩看見世間眾生一切皆苦，這跟極樂世界相反的，極樂世界的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娑婆世界的眾生只有眾苦，沒有眾樂，所以在娑婆世界的一切皆苦，菩薩這個悲就要拔眾生的苦，拔除掉，這悲是拔眾生苦。第三是「喜」無量心，喜就是歡喜。菩薩慈與眾生樂、悲拔眾生苦，眾生能夠離苦得樂，菩薩就歡喜，這就喜無量心。第四「捨」無量心，捨是菩薩用慈悲與眾生樂、拔眾生苦，看見眾生離苦得樂而歡喜，捨怎麼講呢？由菩薩對眾生這樣慈悲歡喜，就菩薩來講是功德無量，雖然功德無量，菩薩不把無量功德放在心裏，這就是捨。

這四種德，要想這樣來對眾生，難就難在無量，無量不是說今天做、明天休息一下，或者今生做了、來生再休息一下，不是這麼說的。時時，每一生都是慈悲喜捨，這個慈悲喜捨可以算是無量。既是無量的德，菩薩當然不把這個德放在心裏面，不把這個德放在心裏面，這個德自然會有的。這德自然有什麼呢？就世法來講，它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福報，福報就是由這些功德來的。就修出世法的修道來講，有

這個德，就能夠幫助學佛，能夠順利地成就。

這個無量德，「志而不倦」。志就是志願，既然有四無量心，有這樣的功德，那就是要立下志願，立下志願的時候，要馬上就要實行，就要慈悲喜捨這樣實行。立下志願之後，就要照慈悲喜捨無量這樣來修行，一方面自修，一方面教化眾生，這是自度而又度化眾生。這樣的話，注意這個無量，就要無量，無量就是沒有疲倦的時候。自然一發下這個志願，按照志願來自己修行、教化眾生，自然就沒有疲倦。這個各位要修菩薩道，你慢慢體驗就體驗出來了，別人看你這樣修好像很辛苦，但是你自己就這樣修行的時候，沒有疲倦，自然地就沒有疲倦。所以後面這一句就是說必須實行，就感覺到不會疲倦的。如果沒有立志願，或者立了志願而不去實行的話，那就會疲倦，這個不疲倦就是從實行中來的。

下面講「以智慧劍，破煩惱賊」。這個注意什麼呢？煩惱賊，以煩惱比喻賊寇。世間一般賊寇的人有形狀的，這個煩惱，你問煩惱在那裏？無論任何人都有煩惱，但是你要把煩惱抓起來，抓不到。為什麼？它無形的。破有形狀的賊寇容易，你要

抓到無形狀的煩惱，不容易的。要抓無形狀的這個煩惱，那就要用這特殊的劍，特殊的劍是什麼呢？不像普通的劍，普通的劍是用鋼鐵鑄成的，這個劍用智慧。智慧是什麼呢？智慧沒有形狀，有形狀的劍，它的功能有限的，這個智慧劍無形的，無形才是它的功用無限量，所以這個智慧劍可以斬、可以破除煩惱。眾生的煩惱無窮無盡的，要破無窮無盡的煩惱，用世間普通的那個劍，無能為力，普通那個劍到戰場上去跟敵人作戰，那個劍只能夠打敗幾個敵人而已。這個智慧劍，它既然無形的，以無形的可以破除無形的煩惱，無形煩惱無盡的，無窮無盡的，智慧也是無窮無盡的，所以必得要以這個智慧劍破煩惱賊。

「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前面講用智慧劍破煩惱賊，接著就說煩惱賊破了以後，就要出陰界入了。自己出陰界入來負荷眾生，永使解脫。荷負，荷是荷在肩上，負是背在背上，就像一個人，世間的父母把生下來沒有好久的嬰兒揹在背上。菩薩呢？就像父母一樣的把眾生揹在背上，或者是荷在肩上。這幹什麼呢？人間的父母這樣的荷負他的嬰孩，使他能夠順利的成長。菩薩這樣荷負眾生，因為

眾生在世間苦惱太多，苦惱多，他就不能解脫，永久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菩薩揆在背上，叫他不要受無始劫以來這些迷惑顛倒，讓他明瞭如何出離這個世間，而能夠得到解脫。

「荷負眾生，永使解脫」。既然把眾生負荷起來，就是要使眾生解脫。眾生解脫，怎麼能夠解脫呢？眾生有什麼原因，使他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不得解脫，找出原因來，這個原因就是被五蘊、十二入、三界，三界詳細講有十八界，簡單講三界，就被這些個陰界入，纏縛了，生死不能自主。

先講這個五蘊，五蘊就是五種法，這五種法就是色、受、想、行、識這五法。五蘊又叫五陰，陰就是黑暗的，把眾生的本性掩蓋起來了，使本性的光明發不出來。五蘊的蘊字，另外一個講法就是積聚的意思，積就是累積起來的，聚是有眾多的法把它聚集起來，叫作積聚。用色、受、想、行、識五種法積聚而成為眾生。眾生有身體、有心理，眾生的身體、心理就是由色、受、想、行、識積聚而成。

色這一蘊，我們眾生的身體就是色蘊。眾生的身體由地、水、火、風四大種聚

集起來，成為這個身體，但是眾生的身體同時就有心理，心理就是受、想、行、識。受是對於外在的境界有感受，我們眾生對於外面的人事上面、社會方面、自然界的各種境界，我們接觸了這個境界都有感受，這叫受，這個受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的受。想呢？對於外面這些境界有感想、有想像，看見外面的人事地物種種的境界，心裏就想像。想像，就是那些境界，眾生一接觸的時候，他就收入到自己心裏面去，然後再由心裏發出從外面收進來的那些影像，這就想。行是什麼呢？行是有行為、有造作的，一舉一動、言語種種都是行。最後識是什麼呢？識是了別的意思。對於外面的境界都能了別。了是明瞭，別是分別，這叫識。前面是受、想、行，就唯識學來講，它是心所，心所它是屬於心王的。識是心王，它是八識心王，它是一個識的總體。

這樣說起來，眾生的身體是四大假合，眾生的心理是受、想、行、識，也是集合在一起，再以心理和身體合在一起，那就五蘊和合，變成眾生的這個，包括身體、心理合成為一個生命。眾生的生命就是五蘊和合而來的，五蘊、十二法也好，後面

這個心王、心所也好，經不起分析，一分析都是假的，都是假法聚集起來，才有這個。就拿色法來講，色法總歸是什麼呢？色法就拿地、水、火、風來說，地是由極微之微，最微細那種微塵那麼微細，然後逐漸逐漸變成有具體的這個色。這個色既然是地、水、火、風四種微細的因素把它聚合起來，地、水、火、風每一個，這個四大分析，分析到最後，就沒有了。色法是如此，受、想、行、識分析到最後，也是假法合起來的。這樣看起來，我們眾生這個生命，你說自己生命是真實的、還是假的？假東西，完全是假東西。但是這個假東西，它有一種作用，什麼作用呢？把眾生真實的心蒙蔽起來了，眾生就把這個假東西當作我，當作真實的法，所以眾生有我、法二執。我、法二執不能放棄的話，真如本性用不出來，也顯示不出來。所以學佛必得要明瞭我、法二執這些假法不能執著，必須放棄。放棄我、法二執，然後再把真如本性能夠開發出來。

「出陰界入」，陰就是五陰，也就是五蘊，這是假法。界呢，祖師注解這裏就指三界，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有什麼作用呢？三界都能把眾生困擾，

困擾在三界之內。比如說是欲界，欲界的天上的人、欲界以下的人世間、其他的動物都被這個欲望迷惑顛倒出不去。所以欲界的，從欲界天到欲界天以下這些眾生都有欲，有欲就是困在欲界之內，要想出三界，出不去。色界呢？色界有禪定的工夫。禪定工夫不要執著，執著禪定工夫，那就出不去。色界包括那些外道禪，他就把那些禪定的工夫執著不肯放棄，普通學佛的禪定，除了五不還天，他在那裏修道，其餘的呢，執著禪定也不行。再講無色界，無色界的定工夫，定到最高非想非非想，他不執著就好，一執著的話，也出不了三界。所以在這裏講這個界，要出界。

陰界入，入是什麼呢？入是六根六塵，這個就是入。或者講六欲，有這個六欲，講這個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塵就是色、聲、香、味、觸、法，這是六塵。這個六根六塵，六根是內六入，六塵是外在的六入，所以叫作六入。有這個六入，三界也出不去了。那必須這樣講，要出陰界入，出是誰出？菩薩。菩薩必須自己出了陰界入，才能夠教眾生出陰界入。如果一個學道的人，他說他要教化眾生出陰界入，假使他自己被困在陰界入，出不去，自己都出不去，他怎麼教眾生

出去？所以這個出是菩薩自己先出去，自己先出去，然後才能教眾生出去。

經文裏面說的簡單，分析起來，你看五陰（也就是五蘊），分析起來那麼多，那麼多的法，那是假法，假法那麼多，你要認識假法，談何容易？眾生自己對於那些假法都不能認識清楚，出不去，你怎麼能夠教眾生？三界六入都是如此，都是假法，凡是假法和合起來，看起來好像是真實的，其實完全是假東西。就是因為眾生不了解這是假的，以假當真，所以他在三界出不去，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出不去。道理一明瞭之後，他就根據佛經來講，必須要根據佛經所講的，要自己出去，把這個假法完全放下去，放下這個假法，才能提得起來真法。

以大精進。摧伏魔軍。

魔有好多種，前面講煩惱，煩惱魔，現在這裏講的魔呢？祖師注解說是天魔，天上這個魔。天魔很厲害的，有天兵天將，普通修道的人，天魔還不至於來干擾，修道有了工夫的時候，那就著魔了，天魔就來了。天魔來的時候，他的魔眾非常強大，菩薩要想摧伏魔軍，天魔他的軍隊來，要想摧伏他，摧伏就把他打敗，你怎麼

能夠把他打敗呢？就上面所講的「以大精進」。為什麼大精進能夠摧毀魔軍呢？精進，專心一志在那裏來摧毀魔軍。假使不是專心一志的在那裏摧毀，今天跟魔軍對抗一下，再休息一天，休息之後再來跟他對抗，對抗自己感覺疲倦了，又休息，這樣永久也不能夠摧伏魔軍。必須一直的在那裏不能夠懈怠，你這樣的話，魔軍再強盛，你一直在那裏跟他摧毀，最後一定把他摧毀，這就是精進，還不是普通的精進，是大精進。

常求無念。實相智慧。

「無念、實相智慧」，實相智慧跟有念的智慧不相同。有念的智慧，凡夫眾生，這裏講修道的眾生還是凡夫，沒有證果的，他當然也有智慧，這智慧有念。有念是在他的心裏覺得：我有智慧了。這樣的有念智慧，他就感覺到那種傲氣了，自己感覺到值得驕傲了，這個不管用，必須求無念的智慧。想求無念實相智慧，無念，無念先講有念，有念就是有相，自己起了什麼念頭，別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自己起了一念，這個念，在心裏就有念頭這個相。無念，這一句經文講無念實相，無念實

相智慧，實相是無相的，實相就是他的本體，就是真如本性，實相智慧就是由真如本性起的智慧。所以這是無念實相智慧，這無相的智慧，這個智慧才是管用的。這有念，一者他就是貢高我慢，再呢他有障礙，必須無念實相智慧，這個才是無相，無相就沒有障礙，菩薩就要求這個無念實相智慧。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第一七七講

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

這是繼續講行菩薩道要學這些法門。「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這一條就是少欲知足。修菩薩道一定要少欲，欲望，菩薩以及一般人都有的，欲望去乾淨了，那到了佛的地位，沒到佛地位，這個欲先學著少。因為我們眾生欲望太多了，遇見任何世間的那些事情，無論是人、地、物，都能引起凡夫眾生的欲望。要學菩薩道，就要把凡夫眾生那麼多的欲望要把他少，少欲，逐漸地減少。如果欲望減少都做不到，那你這菩薩你乾脆不要學了，所以學菩薩就必須從欲這方面要減少，欲減少到後來，欲少那就對了。

我們學佛不必問別人，自己檢查自己，我對於世間一切的東西，太多太多了，就拿兩個字做代表，一個是名、一個是利。我對於名利，從我學佛開始是不是一天

一天地減少，如果在這一方面沒有減少，甚至於還增加，增加什麼呢？見著人就說：我現在學佛，我知道很多，佛法我也可以講很多。這樣你看起來，原來欲望已經很多了，現在經過自己這樣誇讚自己，更增加了，不但沒有減少，而且還增加。所以我們要這樣常常自己來檢討自己，佛法最要了解就是不可以自讚毀他，自己讚嘆自己毀謗他人，這是傷害自己，所以從這一方面自己時時刻刻反省。反省的話，這裏講少欲，我們就從名利這方面看看自己是不是減少，或者甚至於增加，這個別人不知道，自己知道。別人指什麼呢？善知識知道，普通的人不知道。如果遇人在自讚毀他的時候，普通人可以瞞得過去，但是瞞不過善知識，這講少欲。

知足，學菩薩道，自己以及家裏的人的衣食住行，我們講在家學佛的人，自己以及家裏的人衣食住行基本的需要能夠得到，那就就可以了，不必多求。多求有什麼用處？那些富貴人家要什麼有什麼，我們學道的人不必跟人家相比，基本的生活需要能夠滿足就夠了，就知足。知足就是對於一切無所要求的，你學菩薩道，不能說學到最後沒有飯吃，那不可能的，那一位菩薩或者在家的菩薩學到後來沒有飯吃？

這不會的。所以基本的衣食住行都夠了，這無所求。對世間對一切都無所求，「人到無求品自高」，無求於人，你這個品德自然就高。凡有所求的，想提高自己品德，那就不容易了。所以在這裏講知足，只要得到生活基本的要求就夠了，不必求人，不必求任何這個，就無所求，品德就高了，學佛沒有品德，這怎麼行呢？無求才能提高自己品德，所以少欲知足這四個字，學佛的人要了解。

「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世法就是世間法。世法，法這個字，在這裏當事情講。菩薩雖然是少欲知足，而他仍然跟世間人來往相處。世間的人不管是那一種人，菩薩都跟他來往相處，這叫不捨世法。為什麼呢？行菩薩道，少欲知足是自己修養，要度化眾生就要跟眾生相處，那就是不捨世法，不要捨棄世間法。菩薩無論是出家的菩薩、在家的菩薩，都要度化眾生，要度化眾生你要了解眾生，不能夠脫離眾生。不脫離眾生，才能了解眾生的根器如何。所以不要捨棄世法，也就是要跟世間眾生能夠相處。

「不壞威儀，而能隨俗」。威儀是菩薩具備，威是就德來講的，有威德，菩薩有

德，自然有威的那種表現。儀呢？儀就是表現出來外面的那種狀態。不壞威儀，菩薩有威德，表現出來的叫儀表，有威德有儀表，不能自己破壞，不能破壞而能隨俗。能夠隨著這個俗，世間的凡夫眾生，包括人、事情，世上有一些俗人辦那些俗的事情，菩薩要隨，隨這個俗人俗事，但是威儀不要壞。不壞威儀而能隨俗，這就是菩薩隨的道德。不隨俗人，不隨俗事，那你行菩薩道怎麼行法子呢？所以一者自己具備威儀，而能夠隨世間的那些俗人俗事。這一條鳩摩羅什大師注解說「和而不同」，菩薩自己不壞威儀，而能與凡夫眾生隨，隨凡夫眾生，凡夫眾生人或事都是隨。就是菩薩這麼做的話，他跟凡夫眾生一切的事情、一切人都能夠和平相處，一團和氣。但是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在那裏呢？凡夫眾生沒有菩薩這樣具備威儀，菩薩有威儀，所以這就是和而不同。

這跟上面講的「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這裏講「不壞威儀，而能隨俗」，這四句話要怎麼樣辨別呢？就從表面看起來，菩薩隨俗，菩薩不捨世間的法；就因果來講，菩薩能夠少欲知足，能夠不壞威儀，這是菩薩的修養。以這個修養，隨俗不

捨世法，就能辨別。怎麼辨別呢？菩薩雖然不捨世法，而他少欲知足，沒有受到損害，沒有受到損害。那菩薩隨俗，而對他威儀沒有損失。這是少欲知足，一直都是少欲知足，不壞威儀，他威儀沒有受損失，從因至果。這是少欲知足，不壞威儀這個菩薩毫無損失。在唯識學來講叫作等流，等流什麼呢？平等的流出來。少欲知足，雖然不捨世法，他到後來不管怎麼樣隨世法，結果呢？他還是少欲知足，不能說不捨世法就跟著世法來走，不會的，他一直少欲知足。不壞威儀呢？也不能說他隨俗，他就變成俗了，不會的，雖然隨俗，而這個威儀沒有破壞。這就是從自己的修養到不捨世法，隨順世法，而自己始終沒有受損失，這叫等流。自己絲毫沒有變化的，這就因果來講，他沒有受影響，也就沒有受到損失。

我們學了這一條怎麼呢？我們在世間，畢竟我們是在家學菩薩道，儘管在世間跟世俗人相處，而我們自己要覺悟，我們自己少欲知足不能變，威儀不能變，這就是自己知道。我們無論跟怎麼樣的人物，他是在高位的人，或者是他的地位、財富都沒有，甚至於當乞丐，我們學菩薩道，自己都要保持少欲知足，威儀也不能破壞。

這就是自己時時刻刻要反省，你就算是跟高貴的人相處，高貴的人他有財富，你不求他的財富，他如果拿財富來給你的話，大家不是出家，出家人可以接受，在家人不能接受，在家人如果遇到拿錢財來的話，那可以叫他拿給道場，私人不能接受的。所以從這四句經文，我們要這樣的來警惕自己。

「起神通慧，引導眾生」。菩薩度化眾生有時候要用神通，神通從那來的呢？要有定工夫，他有定工夫才能夠出神通。而這個神通由智慧出的，智慧怎麼會有呢？戒、定、慧。學佛要知道修定工夫一定要守戒律，戒律不守，他怎麼樣修定？修不成的。守戒律，然後修定才能修得好，有了定工夫，才有智慧。在這裏講起神通慧，要起這個神通慧，必得知道要守戒律，然後有定工夫、才有智慧。這樣的話，拿這個神通慧來引導眾生。眾生學佛，他不知道怎麼學法，菩薩就用神通智慧來引導他，他才能夠走上正路，所以講引導。為什麼菩薩要用神通智慧來引導眾生呢？有一類的眾生，他聽菩薩說種種的法，他還不能覺悟，因此菩薩就要現這個神通，神通有種種的變化，就引導他能夠覺悟。對於佛法要能覺悟，不能覺悟，佛法學不好，所

以菩薩要用神通來引導。菩薩說種種的法，就是要眾生明瞭自己有本性，有一類眾生聽到菩薩說法，他不能覺悟自己的本性，所以菩薩用這神通智慧來使他覺悟。

這裏要注意的是：菩薩起的神通，這個神通有智慧的，智慧就是從戒、定而來。有些學佛的人，他作假，沒有守持戒律，也沒有定工夫，當然沒有智慧，這都沒有，但是他也向人表現他有神通，真有這種人。雪廬老人到台中來，剛來的那時候，在南部就有人來說：某人有神通，他這個神通，我們普通人在路上行走，兩腳當然要腳踏實地，要走在路上，他這個神通特別，腳可以離開地面三尺高，就是離地三尺。那麼就有人傳給雪廬老人。雪廬老人不方便揭穿假的這種神通，但是老人家在台中可以跟弟子們講：那是假的，不要相信。雖然雪廬老人沒有揭穿他的假，但是後來裝假不能一直裝下去，當地就有人把這個假的法揭穿了。所以假裝的神通是有的，在這裏我們跟雪廬老人學，見到那些作假的人，不要相信他，更不要跟他學。神通一定是要根據戒、定、慧而來的，所以這裏以起神通慧引導眾生，這才是真正能夠使眾生覺悟的。那個假的東西怎麼能？他本身就是假的，怎麼能叫人家覺悟？

得念總持。所聞不忘。

「不忘」的忘，一般人說話讀忘，但是在經書裏面讀平聲，不亡，就不要忘記。「得念」這個念字，含意多得很，分析起來，一念之中包含有十法界。十法界什麼呢？有三途、阿修羅、天道，在佛法講有聲聞、緣覺、菩薩、佛，就十法界，就是四聖六凡。十法界再把他分析，一個人念頭包括這個十法界，再分析就一念三千，從十法界裏面詳細的分析就三千法，這一念三千，可見這個念字不是那麼簡單。所以這裏講得念，得什麼念？就把佛法所講的十法界、三千這個念得了，得到這個念了。得到念有什麼用呢？你就把十法界、三千念都了解，了解你這一念之中，就包含世間這麼多的法門，世間的一切人、事情都在你的一念之中。你了解你自己一念之中有這些法門，得到了，那你的智慧就開了，你就把世間這個三千法、十法界的法，這個當中包括有佛在其中，你都得到了，這叫得念。

得念的時候，你怎麼用法呢？就拿十法界來講，「一現九隱」。當然是包括這個三千念，三千念講起來很麻煩的，現在就十法界來講，十法界一現九隱。如果是這

個念頭，在那裏呢？念頭在人道的念頭，那他的心就是在人，在人道；如果他念頭是在這畜生道，他心就在畜生道；再講他的念頭在地獄道，那麼心就在地獄，其餘都隱起來了。現在講最好的，念頭當中就只有一個佛的念頭，佛的念頭起來了，其餘九個法都把他隱起來了，這叫作一現九隱。因此我們了解，念一句佛號，其他一切那些不好的境界，都把他壓下去了。這裏講得念，你得的什麼念？得的佛念？還是得了人道的、天道的或者三途的念？這裏講就好的方面來講，你得了菩薩的、得的佛那就最好了，所以這裏講得念。

再講這個得念要「總持」，得了這個念頭，必須總持。「所聞不忘」，你得菩薩道這個念頭，那就要記住，菩薩行菩薩道要學那些法門。得的佛道，知道念佛得的有那些好處，那就要念念不忘，那就要總持不忘。總持所聞的，所聞的、所學習的，你自己看經典，或者是聽善知識告訴你的，這些就是所聞過來的。所聞來之後要總持，把所聞到的這些法門，都要把它總歸起來。總是全部，全部把它持，保持不要忘記。怎麼樣保持呢？持這個字，左邊是個手，右邊是個寺。寺字，古時候不是講

寺廟的寺，皇帝有一個專門辦總務的地方，天子分各部門辦事，有部門辦事的地方叫作寺，這個寺就是包含要辦的事很多很多。這個寺，很多事情，加一個手字，你手都能夠把這些事情都能保持，不要忘記，這叫總持。總持裏面的法門多得很，這些法門藉著古時候天子辦事情的地方，來表達這裏學的佛法，要能夠總持不要忘記。

經文講「得念」，得念，得的什麼念呢？祖師注解，這念是正念，得到了正念。那就是說在十法界裏面最正的念就是佛，佛的念頭，得了佛念。得了佛念的時候，總持所聞，佛的念頭不容易了解，佛是世間解，世間任何法門佛都了解。你得了佛的念頭，你要能夠用得出來。那就是說一切的念頭都要像佛那樣的念頭，不要起別的念頭。別的念頭，人、天都不能出世間，都是在三界之內。至於三途、阿修羅，那當然都更出不去三界。所以唯有得佛的念頭，或者得大菩薩的念頭，大菩薩就是證到一部分法身，你得了大菩薩的念頭，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學到佛念，能夠得到佛念當然更好。比如說學淨土念佛法門，一句佛號提起來，這就是佛念。佛念起來，其餘的念頭都隱下去，這叫一念九隱。從這裏了解，我們學的念佛法門，這境界是

最高的，那麼得了最高的法門——念佛法門，裏面的道理很多，這叫總持。你怎麼樣知道總持？世間萬事萬法，那你必得要多學、要多聞，多聞之後才了解佛念那麼高。所以學這一條，那只有多多的念，念聖賢書、佛經，無論是大乘法門、小乘的經典都要學，學了之後才知道佛念包羅萬象，這才談得上總持，所以學了這一條，自己要多多的讀書。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第一七八講

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

這還是釋迦牟尼佛為香積國來的菩薩講娑婆世界菩薩度化眾生的這些法門。「善別諸根，斷眾生疑」。這是菩薩為眾生說法，前面講過娑婆世界的眾生是剛強難化，對於佛法不了解，懷疑，疑心很重，這個疑是貪瞋癡慢疑，都是很重的煩惱，所以在娑婆世界度化眾生這是善別諸根。娑婆世界的眾生根器各不相同，從無始劫以來染上習氣很多，菩薩要對各類的眾生說法，必須要把眾生的根器辨別清楚，這就是契機。根據那一類眾生的機是那一種的，你就針對他來講這個法，但是契機還要契理，這個不容易的。眾生的根機既是各不相同，但是理呢？這是一致的。無論對那一種眾生，不問他的根機是什麼？但是這個理一定要把握住，不能只是隨機而不講道理，這時菩薩要用智慧，有智慧的，他就是善別諸根，諸根是眾生的根器。

「斷眾生疑」，契合他的根機，講的理他就能夠接受，能夠聽。就把他的疑心能

夠去掉。去疑心很不容易的，往往菩薩講的正法，不學佛的眾生當然疑是一定有的，就是學佛的眾生，菩薩給他講正法，他還是不能完全相信。菩薩跟他講正法，他還要找這個法、看那個法，跑這個道場、又跑跑那個道場，這個怎麼學啊？所以這樣學就表示他疑、疑心不容易去掉。所以菩薩首先能夠辨別根機，再用這個真理，真理就是無論那一個眾生都有自己的本性，把這個本性告訴眾生，能夠契機，他就能夠聽得進去。

這一條菩薩善別諸根，祖師注解就是慧，這是有智慧。沒有智慧的菩薩，他怎麼能夠辦得到？能夠善別諸根去眾生的疑心，必然是有智慧。所以學了這一條，我們必須學智慧，你智慧怎麼學到呢？戒、定、慧，必須守戒，然後才能夠入定，有了定工夫才能發出智慧。所以學佛有兩句話「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這個很重要。要開智慧怎麼開呢？守戒，首要的必須要學守戒、有定，然後才開慧。

「以樂說辯，演法無礙」。菩薩對眾生說法，前面講眾生的疑心很重，這一條以樂說，給眾生說法，就是眾生他不願意聽菩薩說法，各位你自己也許有這個經驗，

你跟他講佛法，他說：唉啊，這個太深了，我不懂。這是塘塞的話，他的意思，他說不懂就是不願意聽。遇到這樣的眾生，那你就用樂說的辯才，菩薩遇到眾生不願意聽佛法的時候，那麼就要用，菩薩要拿出辯論的口才來說法。這個辯論的口才，就是叫作四無礙才。菩薩以他的辯才遇到各類的眾生，雖然他不願意聽法，菩薩有辯論的才就能讓他聽得進去，他聽得進去，菩薩說法就沒有障礙。

這有四種辯才，菩薩說法要根據佛經，佛經都是用文字印出來的，印書印出來的，佛經的文字有名詞，這個經文的句，一句一句的，有字句，還有名，名詞，文章叫作名句文，要明瞭。對眾生說法的時候，遇到那些眾生不願意聽，不願意聽那就算了，有一些眾生故意為難你這個菩薩，他就問：這句經文的名詞怎麼講？這個句法怎麼構成的？再說這一段文，他找這些來問你。你若答覆不出來，好了，就是正中下懷，他就不接受了。所以你是菩薩，要對那些不願意聽法的時候，第一個條件，經裏面的名句文自己要預備好，要能夠講得清楚，這叫做「法無礙」，說法的法。法無礙就是把經裏的名句文，自己要了解。

第二種就是「義無礙」，義是義理。經文名句、文都含有義理，義理就是任何眾生都跟佛菩薩一樣，都有自己的本性，義理指的就是本性。本性不好明瞭，所以佛經裏面講這個性有很多的經文，不同的經文所講的都是解釋本性、實相等等的，都是指的本性，義理就是指的本性。菩薩跟眾生說法的時候，本性自己要把握住，不能忽略了義理，所以是無論講那一部經，無論對那一眾生講法，本性要用種種的方法讓眾生了解，了解就是悟。叫眾生能夠悟，覺悟自己有本性，叫作義無礙。

第三就是「辭無礙」，辭是言辭，這是指各地方的方言。在過去比較簡單一點，印度有各地方的方言，中國有各地方的言語，你拿現在來說，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都有他們的言語文字，那就更多了，所以菩薩對於這個言辭都要通達。在過去印度的梵文，還有地方上那些外道的種種言語，他們有很多地方方言。中國大陸也是如此，各省有各省的方言，所以這些辭無礙就是懂得各地方的言語。

第四就是「樂說無礙」，這就是經文講「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樂說什麼？就把前面法無礙、義無礙、辭無礙都會了，就憑上面的三種辯才無礙給眾生說法。為

什麼叫樂說呢？具備前面講的三種無礙，菩薩說出來就能使眾生樂意的聽菩薩講解，菩薩能夠具備上面三種的辯才無礙，自己講得很自在，菩薩自己也很歡喜。所以菩薩自己歡喜，眾生又歡喜，這個菩薩弘法就是自在無礙了。這四種辯才都要靠智慧，所以樂說、演說，有智慧才能夠有那四種辯才，能夠演說給眾生來教化眾生。

「淨十善道，受天人福」。十善道，要了解十善，先講十惡，十種惡業。十種惡業什麼呢？第一個就是「殺生」，殺生不但是指殺人，畜生也是殺，殺眾生。眾生大小很多，大動物像牛、羊、老虎、獅子、大象，這都是大的動物，小的動物呢？小的像地下的螞蟻。對於這些大小動物殺害牠，你就是犯了殺業。這是第一個殺生。

第二個是「偷盜」，偷盜人家的東西，天地之間物各有主，無論那一種東西都有主人。主人沒有贈予，自己就拿過來，這就犯了盜、偷盜了。這叫作不予取，主人沒有贈予，那個犯盜戒的人自己取過來，就拿來受用，這就是犯了偷盜的業。這個舉的例子很多，雪廬老人過去在孔子奉祀官府裏面擔任職務做主任秘書。雪公用公文，寫公文用紙當然就是用官府裏印的信紙，如果是私人的信件，雪公就在旁邊

註明「借用」兩個字，借用，一張信紙值多少錢呢？為了不犯不予取這個意思，所以在旁邊寫了借用兩個字。因此要不犯偷盜的，天地之間人世間任何重要的物品、微細的物品，沒有經過主人來同意贈予的話，自己都不能拿過來自己用。如果不經過主人同意，自己拿過來用，這叫犯了偷盜。

第三「淫」，淫業，淫業就在家人來講是邪淫。邪淫，就是除了夫妻，這是不算邪淫，夫妻以外跟他人的妻子犯了淫戒的時候，這叫邪淫。這在過去，經文裏講都是過去，過去風俗很厚道，人的善根都很厚，犯邪淫的很少很少。到後來你看，現在大家想一想，尤其那些有財富的人、有地位的人、在上位的那些人，那一個沒有跟自己妻子以外犯了淫欲。犯了淫，這個大家想一想，現在那些越有財富越有政治地位的人，邪淫成為很普遍的了，你看無論那個城市裏面都有汽車旅館，他把車子直接開到旅館裏去，開到旅館幹什麼？就犯這一條，犯邪淫。這是只講現象，如果講犯邪淫造的業，受的報應的時候，那可麻煩了，他將來受報應的話，他受不了的。這是第三。

第四「妄語」，妄語，講的話不是實在的話，妄語，講的言語都是欺騙人的話，這是妄語。還有「兩舌」，兩舌就是分化人家，對這個人講那個人的壞話，對那個人又講這個人壞話，叫作兩舌。再就是「惡口」，惡口，話一說出來就傷害人。再下面第七就是「綺語」，綺語，說出話來很好聽，很能夠誘惑人家。再就是「貪欲」，貪求各種的東西，滿足自己的欲望，叫貪欲。九是「瞋恚」，貪瞋癡的瞋恚。第十就是「邪見」，見解不正叫邪見。這十種叫十種惡業。這個邪見，經文裏只講到邪見為止，他撥無因果，學佛必得要相信因果，他把因果的道理駁斥說沒有因果，邪見裏面最重要的惡業就是撥無因果，這叫作十惡業。

十惡業，業是因，造了這個因，後來就要受這個苦報，就果。有一首偈頌，「假使百千劫」，劫就是大劫那個劫，「所作業不亡」，所造的惡業，經過百千劫都不會消失掉。「因緣會遇時」，因，業因遇到緣會合的時候，「果報還自受」，受了果報，還有自己造的業，等到緣會合的時候，必然要受苦報。這樣看起來造惡業的因可怕。

修十善業，就把十惡業反過來，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以至於不邪見，這就

是十善業。修十善業，就必須時時刻刻想到不要犯十惡業，不犯十惡業就是十善業了。修十善業所得的果報，這是人天道，受人天福，這個福報可以生到人天。這個人是在人世間，在人世間所受的福報那就是個大善人，在天道，生到天上去，享受天的那種福報，這是修十善業所得的福德，享受人世間的、天道的福德。這個德字重要，沒有這個德，十善業修不到，那些十惡業就是沒有德，所以修十善業，就是修得有福德。

修四無量。開梵天道。

能夠生到梵天，這個報更高了，這個要修什麼呢？「修四無量」，四無量就是四無量心。這四種心都是無量的，第一種學「慈」，慈無量心。慈是菩薩學這個慈，這是與眾生樂，與樂。第二是「悲」無量心，世間的眾生苦很多，菩薩悲心就要把眾生的苦拔除掉，所以慈悲這兩個字，就是與樂、拔苦。第三「喜」無量心，菩薩看見眾生離苦得樂，苦離開了，沒有苦了，得到了樂了，菩薩就歡喜。第四就是「捨」無量心，捨就是上面所講的慈、悲、喜，對菩薩來說是平等的，沒有選擇的，無論

那一類眾生，菩薩都是平等的對待他，這是什麼呢？就是慈悲喜。捨就是拿慈悲喜來平等的對待一切眾生，那就是怨親平等，這四種都是無量的。

講四種心，無量兩個字，每一種心都是無量的，這個不容易的。一般人要想行菩薩道，這四種心都是無量的，我怎麼辦？怎麼辦，學佛成佛都要學，何況這個四無量心，只要肯這樣學，你這越學之後，這個能力越多，開始用的時候有量的，學到最後必然是無量。為什麼呢？四無量心都是從自己的義理出來的，義理就是從本性出來的，本性起作用，那有限量的嗎？沒有限量。所以只要肯學，就拿自己本性起的作用來對待眾生，越用越多，這叫無量。

經文講學四無量，「開梵天道」，開梵天道就是使眾生到梵天，再呢，菩薩自己也可以到梵天去。到梵天去，眾生到梵天可以請佛菩薩說法，菩薩自己生到梵天，那當然就可以說法給梵天，度梵天這些天上的眾生。開梵天道，要開梵天道，那就必須修四無量心。

勸請說法。隨喜讚善。

這兩句，「勸請說法」，就是前面講的修四無量心，能夠到梵天，到梵天去勸請佛菩薩說法，聽了佛說法之後，「隨喜讚善」，隨著菩薩在那裏說法，生到梵天的眾生，隨時在那隨著歡喜，發出歡喜心，而且讚歎。到梵天就是梵天王，梵天王以他王者的地位，可以請佛菩薩說法，隨時在歡喜讚歎，這個必須前面修四無量心等等。這個過去講什麼呢？不但這一世，在過去釋迦牟尼佛，在釋迦牟尼佛第一個大劫的時候，就有學佛的人勸請佛說法，第一大劫、第二大劫都有人請佛說法。所以不是只這裏所講的成了梵天王來啟請，過去常常有。那就是說在釋迦牟尼佛來成佛的時候，還在成佛沒有到最後完成的時候，就有很多那些發心學佛的人來請佛說法。所以請佛說法重要，一者自己上求佛法，再呢為眾生來求，下化眾生，所以請佛說法非常重要。

得佛音聲。

由於前面隨喜讚善，得了好的報應了，這就是請佛說法，佛菩薩說法都是用言語、音聲說法的，所以這裏講「得佛音聲」。音聲多得很，世間的這個音聲，一般

凡夫眾生所聽的音聲複雜，有罵人的音聲、有惡口這種音聲，當然也有讚歎的音聲，以至於自然界各種的音聲。自然界裏面下雨天打雷了，雷的音聲。颶風，風就有和風、有颱風、有龍捲風，風的聲音也不一樣，好的風就是微風，像極樂世界的那個微風。所以在我們這個世間（在娑婆世界）的音聲，不好的音聲好多，這個音聲是人發出的音聲、動物發出的音聲，自然界那種種的音聲太多了，這裏講得什麼音呢？得佛的音聲。佛說法的音聲，就能使人開發自己本性，就能學成佛。音聲很重要，音聲比其他各種藝術都高。其他的藝術，比如說你畫畫的、寫文學的文章，文學的文章你寫得再好，人家不看，沒有用處；畫畫得很好，人家不看，你也沒有用處。音聲不同，音聲一發出來，無論是遠、是近都會聽得到。他這裏得到佛的音聲，那個不得了，一聽佛的音聲，就能夠明心見性。得了這個音聲，是由於前面歡喜讚善、勸請說法，從那裏來的。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第一七九講

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

繼續講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講菩薩修法，修佛的法門，剛才念的就是繼續前面講的。

剛才念的開始講「身口意善，得佛威儀」。身口意在凡夫眾生來說都會造業的，或是造惡業，或是造善業，還有不善不惡的無記業，都是造業的。大概凡夫眾生造業造惡業多，比如說眼看的世間這些惡人惡事情，眼識就被汙染了。口呢？看見網路上、電視裏面報導世間的那些事情，那些惡人惡事由傳播媒體把它報導出來，凡夫眾生口裏也學了，學著講那些惡人惡事。意呢，身業、口業從外面薰染過來，就落在自己的意業，落在自己的心裏。這還是講從外來的，凡夫眾生內在的就有，凡夫眾生的心起心動念，那些造業造惡業的很多，說出的言語傷害人，自己不知道；身體所做的事情傷害了他人，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凡夫眾生自己以及外來三業都不

清淨。

佛不是如此，佛是身業、口業、意業都是清淨的，凡夫眾生學佛，三業都會造惡業的，因此要防範，學佛就要防範身口意三業。但是佛身口意三業不要防範的，這個在祖師注解裏面講佛有三不護，三種不要防護，這三不護就是身口意三種。佛的身口意就是自然的、清淨的，說出言語都是教化眾生，對眾生有利益；身體所表現的行為都是度化眾生；心理，佛的心理都是大慈大悲要與眾生樂，拔眾生苦，所以佛的身口意三者都不要護，叫三不護。所以經文講「身口意善」，佛所表現來的，對眾生都是善的。

「得佛威儀」，這是要學菩薩道，學菩薩道就是要學佛的身口意。得佛威儀是什麼呢？佛的身口意三業就是不要護了，三不護。菩薩一方面還要學佛，學上求佛法、下化眾生，就上求下化，重要的就是要學佛的身口意三業，就佛來講不要護了，菩薩就要學佛的這個三業，菩薩當然要護。這個要學的就是學成功了，成佛了，那就不護。所以這裏講得佛的威儀，威儀就是身口意三業都是清淨莊嚴，菩薩在學的時候

候，就要學佛的身口意三業都有威儀。威是威德，德有，德在心中表現出來就是儀，就是從內心裏面學佛三業的德，這個德是性德，從本性裏面起的德是性德。儀呢？有了性德就往外表現，表現什麼？菩薩就是要學佛慈悲、與樂拔苦，菩薩就是這樣學，得佛威儀。

「深修善法，所行轉勝」。善法，學佛從修善法開始，善法修到圓滿了，那就成就了，開始必得修善法。善是什麼呢？就是教化一切眾生，讓眾生都能覺悟自己本性，能夠這樣教化眾生，這就是善法。這種善法，不是一下就叫眾生深入的學得很好，一開始就學得很深，辦不到，就是由淺到深。所以這裏講深修善法，教眾生開始學善法，那就是對待一切眾生都要教他能夠覺悟。覺悟，怎麼覺悟法？讓眾生了解，世間的一切有生有滅的這些法都要把它破除掉，不要執著生滅法。破除生滅法，讓眾生知道有不生不滅的法，眾生人人都有不生不滅的法。要把眾生不生不滅的法啟發出來，必須認識生滅法，生滅法一定要破除。破除並不是不要，譬如眾生的身體，身體這是生滅的，那你不能說這個身體不要了，不是這個講法。你知道身

體是假法，是因緣和合的，因緣會合起來就有這個身體，包括心理。因緣一撤，散了，身體、心理整個生命就沒有了，讓眾生了解這個。

進一步的，就是照天台宗的圓教菩薩來講，圓教就是先了解生滅法，到後來給上等根器的人，教他連著生滅法、不生不滅法整體的都把他提升起來，就要讓他覺悟。整體的覺悟，先從生滅法覺悟，進一步就是覺悟不生不滅法。圓教法門就是把生滅法與不生不滅法一貫的把它解釋出來，把這個教化眾生，在教化眾生的整體來講，這都是善法。講到最後整體提升，那叫深入的善法。所以經文講「深修善法，所行轉勝」，目的就是要教眾生修這個深法，在修的時候，先淺修，由淺入深，這樣的過程轉，在那轉，一步一步的轉，轉勝。勝，是到那個高的境界了，由高的境界轉成最高的境界，那就成佛。所以這講深修善法，深修是目的，所行轉勝是過程，所行的就是修善法的過程，轉勝就是一步一步轉，轉到最後結果成就了，叫勝。

「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大乘這個乘字，當名詞講，讀勝，這就大車子的名詞叫乘。就像「百乘之家，千乘之國」，那個乘字讀勝字。讀成呢？動詞講，菩薩開

了大車子去教化眾生，所以這個讀成。這個大乘教，菩薩以大乘教，就是用大乘的這個教，就是駕駛，就是開了這個大車子去教化眾生。教化眾生，就是成就「菩薩僧」。菩薩就是一定要學大乘的，菩薩不是自己登上菩薩開著車子，而是自己開著車子去教化眾生，所以是「以大乘教，成菩薩僧」。成是成就，成就菩薩僧。

僧就經文看，當然是出家，這是僧人，但是廣義的來講，僧是和合眾。這個眾人在一起，比如在道場裏面，受菩薩戒的人在一起學佛，這也是菩薩僧。成就菩薩僧，照經文講，那就是出家的僧人，僧人指僧團，那個叢林裏面，很多出家眾都在叢林裏面，那都是僧。這些僧都要學大乘佛法，用這大乘佛法，開這個大車子出來到處去度化眾生，因此這邊講以大乘教成就菩薩僧。學佛的人，雖然佛法裏面有聲聞、緣覺，有這小乘的學者，佛講法也講小乘法，也有，但是一發心，所學的就是要學這大乘佛法，這才能夠成佛。

菩薩開大車子去教化眾生，教化眾生最重要的要了解眾生，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無論是那一種，地位高的人、沒有地位的人、財富很多的人，或者沒有財富的

人，都有什麼呢？都有苦。這個苦，坐上天子的位子了，他也苦，他恐怕人家來把他天子的位子奪去了。有財富的人也是恐怕人家來搶他的財富，用種種的方法來奪取他的財富，有苦。最苦的什麼呢？你做了天子，四海之內都是你的人，你有生殺予奪之權，但是你權力這麼大，閻王派了小鬼來的時候，你告訴小鬼：我有這麼大的權力，你不要來。小鬼不聽話，他還是要來，不管你是天子，他照樣把你抓去。財富也是一樣，過去那些大財主，他的財富可以跟國家相比，閻王小鬼來的時候，你告訴他：我有這麼多財富，我拿很多錢給你。那小鬼不聽話，你錢再多也買不通閻王派來的小鬼。所以這苦啊，苦很多，生死大苦是最苦的。

樂呢？娑婆世界沒有什麼樂的，但是眾生都想求著這個樂，所求到的樂，那時雪廬老人在〈十四講表〉裏面講過的，你求的這樂不過那苦暫時停止而已，停止以後，受苦的人就感覺樂了，其實那個不是真樂。要世間眾生得到真的樂，把這些痛苦完全拔除掉，這就要菩薩乘著大車子去，用慈悲心拔眾生苦，與眾生樂。各位修菩薩道、學大乘佛法，你要準備開大車子去教化眾生，你就必須要發慈悲心，用慈

悲心來教化一切眾生。所以這裏講「以大乘教，成菩薩僧」，要學大乘教就是學菩薩，菩薩開大乘的車子去教化眾生，就是慈悲兩個字重要，必得要慈悲看待世間一切眾生。講慈悲最高的境界，固然就普通法門在世間教眾生，教他了解生死之苦，要取到樂呢？就是解除生死之苦，要了脫生死，了脫生死之後那是大樂。但是在娑婆世界了生死、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真正行菩薩道發大慈悲心，那就要教化眾生到極樂世界去，極樂世界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一到極樂世界，娑婆世界的一切眾苦，極樂世界沒有，但受諸樂，只有享受一切的樂，這在《阿彌陀經》裏面處處都講到「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所以行菩薩道真正的有這個，徹底地講要發大慈悲心，那就要勸告眾生一定要求往生極樂世界。

心無放逸。不失眾善。

心不要放逸，放逸是什麼呢？這個心不能安定。不修定工夫，他把這個心放到外面到處跑，這叫放逸。放逸心就是散亂，這裏講「心無放逸」，心不要放逸。下面一句話「不失眾善」本，學佛前面講過，要修善，那就一切善法都要學，學之後

知道那一些善法，不是把經文了解就算數，必須要實行。善法很多，這個放逸就跟善法相反的，心不放逸，那就是善法。善法多得很，這裏講根本，善法有善法的根本，那就說不要放逸，心能夠定得住，能夠修這個定心，有了定工夫，就可以容納一切的善法。所以這個定，心能定得起來，這是善法的根本。

心能定下來，那就不要把這個心放出去到處跑，比如說念佛，念佛就是一心不亂的念，如果一邊在念佛，一邊這個心又跑到外面去，跑到外面跟世間人來談話跟各種的行為，就到處攀緣，這一攀緣，這心就放逸了。所以在念佛的時候，就是一心貫注在佛號上面，不要念了幾句，心裏就跑出去了，心裏跑出去放逸了，那樣念佛想得心不亂，那很難。念佛，比如說在道場裏大眾在一起集合起來念佛，你就隨著大眾聲音念佛，心就在佛號上面。自己在家裏早晚課的時候，一開始念佛，心就在佛號上面，這才能得一心不亂。要得一心不亂，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逸，無論在道場裏大眾一起念佛，或者自己在家裏早晚課的時候念佛，都要這個心不要放逸，這才是善本。善本，念佛就是善，為什麼呢？你念佛的工夫成就，能得一心不

亂，那一定能夠往生，這個善，是一個大善。所以這一條就講了，「心無放逸，不失眾善」。心不放逸就是一切善的根本。

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行如此法」，就指上面菩薩所行的那些法，包括不放逸、學大乘法、深修一切善法、身口意善、得佛威儀：等等，包括前面所行的那些法，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這就菩薩照前面所講的行那些法，也不盡有為。不盡有為，就是前面所講那些法都是有為的，有為就是都照那個法能夠實行，不是口裏說說而已，必得注重行字，實在的行，實在的行這就是有為。有為就是真正的在那裏做出來，不是虛假的，你能照著上面所行的，這叫作不盡有為。

有為的事情很多，你菩薩行一切善法，就是世間對一切眾生都有教化的好處，都是善法。世間眾生太多太多，你菩薩教化眾生的那些善法數不清的，就拿一個簡單的概括的名詞來講——萬法。萬法就包括一切法，這一切法就是有為，菩薩照上面所行的來講，這些結束的一句話：不盡有為。萬法，就這些對眾生有利益的法不盡，

不盡就是沒有停止的時候，就一直在那裏用這善法來度化眾生，這是不盡有為。有為法就是菩薩來實行行不盡的，不盡就是沒有盡、沒有完，沒有完結的時候，一直行下去，這就菩薩道。要發心修菩薩道，就要有這個不盡有為的這個心。

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

下面再把前面不盡有為講完了以後，這裏開始講「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菩薩不住無為，何謂，這怎麼說呢？就是怎麼解釋了。下面就說了，「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也就是說舉一個例子來講修空，修空就是觀空，觀空的話，不以空為證，不要證這個空。菩薩不住無為，無為就是那種沒有一切有為的那些法，叫作無為法。學佛重要的時候就是要先學有為，進一步的就要學無為法。有為法，就世間一切所做的善法來度化眾生。無為法呢？菩薩自己修行，也教眾生這樣修行，修行什麼？就是把有為法轉為無為法。無為就跟有為不同，有為就是有生有滅，無為是不生不滅，所以修無為法重要。

修無為法，這裏講「不住無為」，不要住在無為法上面。這個怎麼說呢？經文

就解釋了，也就是「修學空，不以空為證」。學無為法就是學空，空，那就是一切有為都沒有，必須學無為學空，然後才能夠明心見性，才能證果。但是修學空，而不以空為證，學這個空、學這個無為法，而不證無為法，不求證果，這就是不住無為。不以空為證，這是學了無為法，而不證果。這怎麼說呢？無為法學了之後，可以證果，證果就是證涅槃。而不證果，這個怎麼說呢？祖師注解，肇公所講的，他解釋說這個都是教「無為觀行」，修了無為，就研究這個無為法，研究了無為法，而不證涅槃。證涅槃，比如說小乘見思惑斷了，出了六道，證涅槃——這小涅槃。大乘菩薩證涅槃，就是成佛。這裏是肇公講，他說「不證涅槃，永處生死」，這個怎麼說呢？小乘斷見思惑證涅槃，他就在涅槃的境界，安安穩穩的在那享受涅槃的境界，就是分段生死了。這個小涅槃不算成就，成就要大涅槃，大涅槃就是成佛。菩薩要就要入這個大涅槃，所以菩薩修無為法能夠入大涅槃，但是菩薩修無為法就觀——觀行，觀察這個無為法，而不住在無為法，不入涅槃，永處生死，永遠的處在生死這個道上面。處在生死道上面，就是有生有死，這一生生了死，再一生生了死，永久的。世間眾生生死那麼多，菩薩要度化眾生，就必須隨眾生有生有死，不但一

生，生生世世都要在眾生這個世間，跟眾生一樣的有生有死。為什麼呢？就是來度化眾生，要永處生死，永遠處在生死這個境界上面，而可以永久的來度化眾生。所以經文講「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菩薩不住無為怎麼說呢？下面就說，「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菩薩修空就修無為法，而不證無為，就永久在世間來隨眾生生死來度化眾生。不是這樣的話，比如說眾生有生死，菩薩在世間一直都沒有生死，一直活在世間，那好了，那世間眾生看菩薩這樣的，他就不敢學了。必得菩薩隨著眾生生有生有死，這才能夠把眾生化過來。

第一八〇講

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

這是釋迦牟尼佛對諸位菩薩講娑婆世界佛講的佛法，因為娑婆世界的眾生剛強難化，因此釋迦牟尼佛從多方面來講佛法。前面已經講了很多，剛才念的，就是後面沒有多少了，就是快要結束的話了，我們就從這裏開始研究。

佛說了，「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無相，這就是講到真理，真理是什麼？就是佛與我們眾生皆有的這個性。這性本來就有，叫作本性，無相就是說要修本有這個性，就要破除這個相。《金剛經》裏面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因此這裏講修，菩薩無論是修那一門，修空門也好，修有門也好，都是要成就佛果的、要成佛。所以在這裏講菩薩「修學無相無作」。

「無相」，就是要破除一切的相。破除相，簡單的講就是眾相，眾就是眾多的，一切的相都要破除。但是我們研究佛經講到破相，只總說這一句眾相不夠的，那你

怎麼樣破相呢？破那一相呢？所以詳細的講有十種。十種就是色、聲、香、味、觸，色是色法，外面一切有顏色的、有形狀的都叫色。聲，聲音就很多了，有好的聲音、有不好的聲音。香，鼻子所聞的氣息、香氣。味呢，簡單的講有五味，五種的，吃的東西五種味：甜、酸、苦、辣、鹹。觸，身體接觸外面的那些東西，比如說接觸外面有粗糙的東西、有滑潤的東西，有硬東西、有軟東西，那多了，這些東西分析起來很多。除了這個以外，還有生、住、異、滅。生，就一個人出生了。住，就是在出生之後，成長到一個時候，就住。異，就是轉變了，身體老化。滅，就到最後就是死亡了，就人生來講。就外面這個環境來講有生、住、異、滅，外面環境也有。所以無論人、外面的自然界那些境界，都有生、住、異、滅。再就是男女，男相、女相。一共有十種相。

這十種相，最厲害的就是男女之相，男女之相不破的話，那就永久在六道裏面出不去。要出六道的話，除了以上所講的八種以外，男女相必定要破除。怎麼樣破除呢？比如說你做老師，你不管教的是那一個學校，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

你是男老師，對於你的女學生，在你眼裏面不是女學生，而是一律平等是學生。你是女老師，看見男學生，在你眼裏看的不是男學生，一律都是學生。那就是說沒有男女之相，心中就不要有男女之相，這就把男女之相破除。

這十相都是假相，假相怎麼破除？並不是說這個相不要了，不要這個相，辦不到。我們人在世間，包括自己還有他人、外面的環境，沒有這些假相，那人在世間怎麼活下去？破除，在心裏面不要執著假相。不要執著假相，這就不會被這個假相困擾。不能在心裏破除假相的話，而把假相以假當真，那好了，那這世間到處求的就是求這些假相。到處求這假相，不但六道出不去，想繼續在人間都不可能了，別說到天道，天道更是上不去的，那只有在三途。你這樣一研究，心裏有這些假相，那很可怕的，所以學佛就把這個假相認識清楚，不要執著假相，雖在人世間做種種的事情，都能夠不把那些事情當作真實。

世間一切事情離不開這個十種相，離不開這十種相，也就是說時時無論在什麼地方，都離不開這假相，要點就是要不執著這假相，看眾生一律平等。就是剛才跟

各位介紹的，看男生、女生一律平等，沒有男女之分別，就是學生而已。那麼學生看待老師也是這樣，比如大學的學生，現在再往下講，中學生也是了，中學生到大學生到研究院的學生，看待男老師、女老師不要有男女分別，一律看到老師而已，能夠這樣，有這樣的修，那就不會造業了。造業什麼呢？各位看，現在別處不講，只講台灣，有師生戀，師生戀在過去這是造惡業的，「一入門牆，終生弟子」，有一天一旦入門牆拜為老師的時候，你終生就是他的弟子。像現在的師生戀，那犯了大罪業了，犯這個罪業，不是過去犯，現在不犯，沒有這個道理，過去犯這個罪業，現在犯這個罪業，都要受報應的。所以這十種假相要看清楚，看清楚之後，我們修道的人心，就要時時起心動念自己就檢討，在不在這十種相上面。無論在那一種相上面，心裏就發生警惕了，趕快把心收回來，收回來就在這個念頭歸於正念，不要有虛妄這個邪念，這是修道重要的一個道理。

下面講「無作」，無作的作是造作。要什麼條件才造作呢？因緣，有因有緣，他才能造作。所做的事情也是假的，因緣合起來，就造了一番事業了，因緣一分散，

這事業就沒有了。這叫無作，無作就不是由因緣會合造出來的那些法門，這就指的無為法，無為法就不是因緣會合的法，這叫無作。

講無相無作，這個能夠證果。小乘學無相，就是把見思惑破除，出了六道了，這個無相，怎麼樣破除這一切相呢？它只是見思惑斷除，就出了六道。大乘法門無相，不僅僅是斷見思惑，它對一切法，要不證果的時候，就是藉著一切法，修一切法來教化眾生。無作呢？小乘修無作的時候，了脫六道輪迴的生死，這講分段生死，他就不造生死的事業，這是他的無作。大乘菩薩法，對這個萬法，凡是有違背真理一切的假法，就是不造，這就是菩薩所作的事情都是與本性相合。所以菩薩修無作法門，不是僅僅為了出六道解除分段生死，分段生死以外，六道以外還有變易生死，菩薩斷分段生死不夠的，還要斷變易生死，所以菩薩修無作，一切有違背本性那些事情都不造作，菩薩所造作的事情都是弘法利生，就是教化眾生的。教化眾生明瞭自己有本性，然後再求證果。但是菩薩本身雖修無相無作，不以為證，不因為自己在修無相無作來證果，為什麼呢？一證果，就在那裏，你怎麼度化眾生？證果就是

證到涅槃，成佛。所以不以這個來證的，那就是說，修無相無作，永久在世間度化眾生，就不以為證。

「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菩薩修無起，無起就是無生，修無生法。無生就是不生，不生就不滅的，所以菩薩要修這個無起。起是什麼呢？因緣會合的叫作起，因緣要分散了，這個起就不存在了，就是滅了，所以因緣會合與分散就是生滅法。修無生就是修無起，就是學不生不滅的法。菩薩修不生不滅的法，不以這個來修證，為什麼呢？菩薩在世間，一方面上求佛法下化眾生，叫上求下化，或者講上弘下化。一方面把佛所講的法弘揚出去，對眾生來講，這是教化眾生。所以無論講上求下化，或者上弘下化，菩薩不以這個來證果，他要永久在世間上求下化。

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

這講修觀法，首先要說觀無常法。無常，常是什麼呢？常是永久存在而不滅的，叫常。無常呢？就是一切法有生有滅，生生滅滅的，這叫作無常。菩薩觀這個無常法，「而不厭善本」。不厭善本是什麼呢？雖然觀無常法，觀無常法一切法都是無常

的，他把這個無常法觀清楚了，但是他在度化眾生的時候，要自己教化眾生，這就是一個有功德的善，善有很多，他這是善的根本。菩薩觀察無常法，雖然看見萬法有生有滅，而在菩薩觀察起來，不斷，雖然有生滅這個相，菩薩修這法門不要把這萬法斷了。意思是說不斷萬法來教化眾生。你要學佛就要把這個無常法要覺悟，無常法覺悟的時候，藉著無常的假法來修學真法，藉著無常法而悟常法，常法就是不生不滅的法。所以這個不斷，這就是修善法而不要斷除了，這是修善的根本。修無常法同時也覺悟涅槃法，涅槃就是要證果了。雖然涅槃可以證果，但是入涅槃在那裏自己在享受，安安穩穩的在那裏享受涅槃大定的定工夫，這個是違背教化眾生的，這是一個根本，違背作善的根本，所以菩薩不住無為，修無常法而不住在無為法上面。所以以自己有為法，他在那裏來教化眾生，教化眾生不能說是一切無為，無為是一個道理，明瞭這個道理的時候，就從有為法上面來覺悟。所以菩薩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修習善本而可以不厭，不厭就是沒有滿足的時候，而不厭。

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

「觀世間苦」，世間真正說起來一切皆苦。這就講「四念處」，四念處第一個把念頭放在那裏呢？放在「觀身不淨」，觀在這上面。眾生，無論那一位眾生，他是做天子或是貧窮的作乞丐，天子與乞丐之間的一般人，你分析分析他的身體，清淨不清淨呢？說句老實話，不清淨。無論是男子女子，不必由別人說，自己一想就知道，身體以內的都是不清淨。這個不必細講，這是要靠自己來覺悟，覺悟自己身體不清淨，那就是不要把自己當作很美好、也把對方的身體看得很好。能夠這樣覺悟，男子也不要認為女子一切美、一切美好；女子也不要把男子看做身體很好。一覺悟是自然知道這個身體沒有什麼好貪戀。

這還是淺講的，深一層講，無論是美女、美男子，都有死的時候，一死的時候，看看那個身體腐爛，各種螞蟻、蟲都來吃遺留的遺體。古人死了之後，早期的時候是樹葬，把這個遺體放在野外樹林裏面，用樹枝、樹葉把他蓋起來，到了後來呢？用土葬，土葬也執行好幾千年，到現在有火葬。火葬就比較好一點，人死了以後不必要經過很多時間，就是火葬。不管是樹葬、土葬、火葬，一死之後，這個身體什

麼都沒有了。既然身體什麼都沒有，那在有生之年，何必在世間跟人家爭奪這個東西、爭奪那個東西，簡化的講就是爭名奪利。你看現在的人，愈是有地位的人、有財富的人，他爭名奪利爭奪得更厲害。但是研究這裏、研究這個佛經，爭奪來的有什麼用處？別說爭奪那些名利，連自己身體，一把火就把它燒掉，什麼都沒有了，那何苦在世間跟人家爭奪呢？爭奪是簡單的講，爭奪厲害損人利己，一死之後，豈但是身體沒有，死了以後，他這一生造的惡業，跟人家爭名奪利都是造惡業，造惡業之後，再一世，他想到人間來，辦不到了，那就墮落到三途去了。這樣一分析，人人為自己，何必在世間跟人家爭奪呢？所以這裏講了解世間一切皆苦，就要承認在娑婆世界、在這個人世間苦是應該要接受，接受這個苦，那就要想辦法解除這個苦。解除這個苦，開始學的時候，那就不要跟人家爭奪，爭奪的時候，以苦來講，火上加油，那更苦了。所以要解除苦，應該按照佛法，造苦的惡業不要造，這是一個初步的辦法。

菩薩觀世間苦，怎麼觀法子呢？要觀就是眾生心迷惑，迷惑之後就是造業，造

業之後就要受苦，這叫惑、業、苦，就是起惑、造業、受苦。所以這是觀苦，苦是果，原來眾生都是迷惑顛倒的，他就是敢造那些惡業，造業的時候很勇敢，造成以後受苦，受苦就是受果報了，叫惑、業、苦。凡夫眾生不了解，菩薩觀這個苦，就從起惑、造業開始觀察，就把這個觀察清楚來教化眾生。你受了苦，感覺到這是不好受，不好受，那就不要起惑、造業，所以要把這個觀察明瞭來教化眾生。但是菩薩自己呢？「而不惡生死」。惡是厭惡，菩薩把惑、業、苦看清楚了，以這個來勸告眾生不要惑、業、苦。菩薩自己也要教化眾生，不但這一生教眾生不要起惑、造業、受苦，菩薩很慈悲，生生世世就在人世間教導眾生明瞭惑、業、苦，不要再造業了。不造業，要明瞭自己不要迷惑，然後就不會受這苦報，這一種。菩薩這一生不夠，生生世世來到人間教眾生對於惑、業、苦要認識清楚。不起惑、造業，當然就不會有苦，這是菩薩的慈悲，慈是給眾生樂，悲就拔眾生的苦，所以菩薩有大悲心，他就不惡生死，不厭惡生死。惡是當厭惡的惡，不厭惡生死，一生一生的到人世間來教化眾生。

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

這裏所講的幾句叫作「四念住」。四念住也叫四念處觀。佛法教人、教眾生：你要把你的念頭放在這四個地方。那四個地方呢？「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這裏所講的無常、無我，這就是講四念住，從這個四念住，就是眾生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那一個地方，心裏就要想到眾生的身體不清淨，身體不清淨，那就自己時時刻刻要修道了，修道之後才能夠使身心清淨。

「觀受是苦」，眾生在娑婆世界在人世間，一切皆苦，苦是實在的；苦的反面叫樂，樂是假的。雪廬老人曾經說過，樂是苦暫時休息一下，這就樂了。所以樂是假東西，苦是真實的。觀受，所以眾生在世間所接受的每一樣都是苦的，人與人之間接受對方的都是苦。凡夫眾生言語，大概都是要損害別人，這是學佛的人，佛法就是警告不要自讚毀他，不要自己讚嘆自己、毀謗他人。雖然佛是這樣勸告眾生，但是眾生能夠完全遵守佛法所講的，恐怕不多，很多的眾生都是自己讚嘆自己，而說人家不對，那叫毀謗他人，這就是苦。所以眾生接受眾生的，任何一個眾生跟他相

處都是苦的，為什麼呢？眾生都是自讚毀他，不但學佛的人都是如此，就是不學佛的人更普遍，這是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這個心是指的眾生的妄心，妄心是無常的，妄心就是妄念的念頭，念頭起來，馬上就消失掉了。所以眾生要觀自己念頭，就觀這個妄心，乍生乍滅，起來也很快，滅了也很快，所以這叫觀心無常，這個心無常。

「觀法無我」，觀一切法，那一個法是我？你就講五蘊裏面有色、受、想、行、識。色就色法，受、想、行、識，心的心法。把色法、心法分析起來，那個法是我？色法是我嗎？色法這個色，簡單的講人的身體四大假合，地、水、火、風四大種，這四大種，地是我呢？水是我呢？火、風是我呢？你講一個是我，其餘就不是我。受、想、行、識也是如此，受是我，那想、行、識就不是我。就是不能執著任何一法是我，任何一法都不是我，那一個法都不是我，觀法無我。

四念處是學佛重要的一個觀法，學佛的人就要把這四種觀法不要忘記。要時時刻刻的，遇到世間眾生、世間自然的環境，都是用這四種觀法。觀就是研究，來研

究這四種念處，念頭就是住在這個上頭。所以這裏講的無常、苦、無我，後面講的，普遍都是講這四念處的範圍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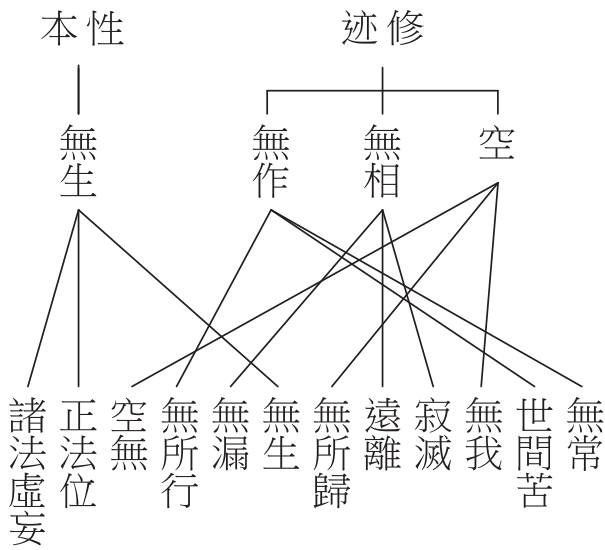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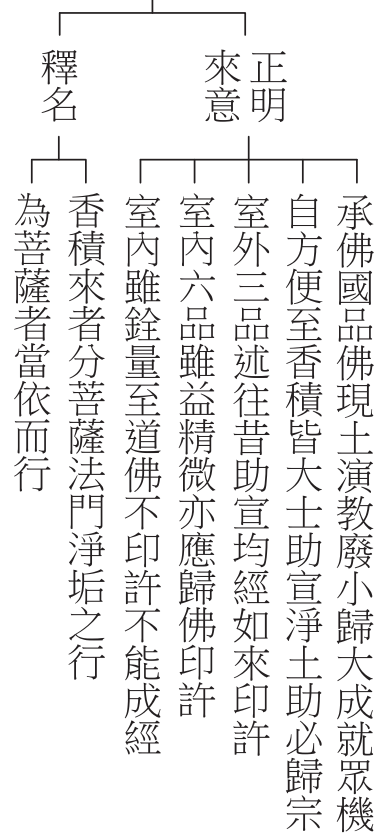
這句經文講「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到無我這個法，菩薩以無我這個法，無我就是沒有我執，並不是說連我這個身體都不要了，不是這個講法。菩薩沒有我執，教眾生也不要有我執。眾生有我執、有法執，那就是把真如本性掩蓋起來了，那就不能成佛了。所以學佛要開發自己本有的本性，那就要不要有我執、法執。菩薩自己是無我，也教眾生不要有我執，所以這是誨人不倦。菩薩把自己觀察出來，再觀察眾生，自己無我了，也教眾生無我，這叫誨人不倦。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劫)釋品名

第十一

菩薩行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二〇二〇年六月恭印結緣（贈送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 徐醒民講 .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2020.05-

冊 ; 公分

ISBN 978-986-5527-18-1(第 12 冊 : 平裝)

1. 經集部

221.721

109005014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講者：徐醒民居士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